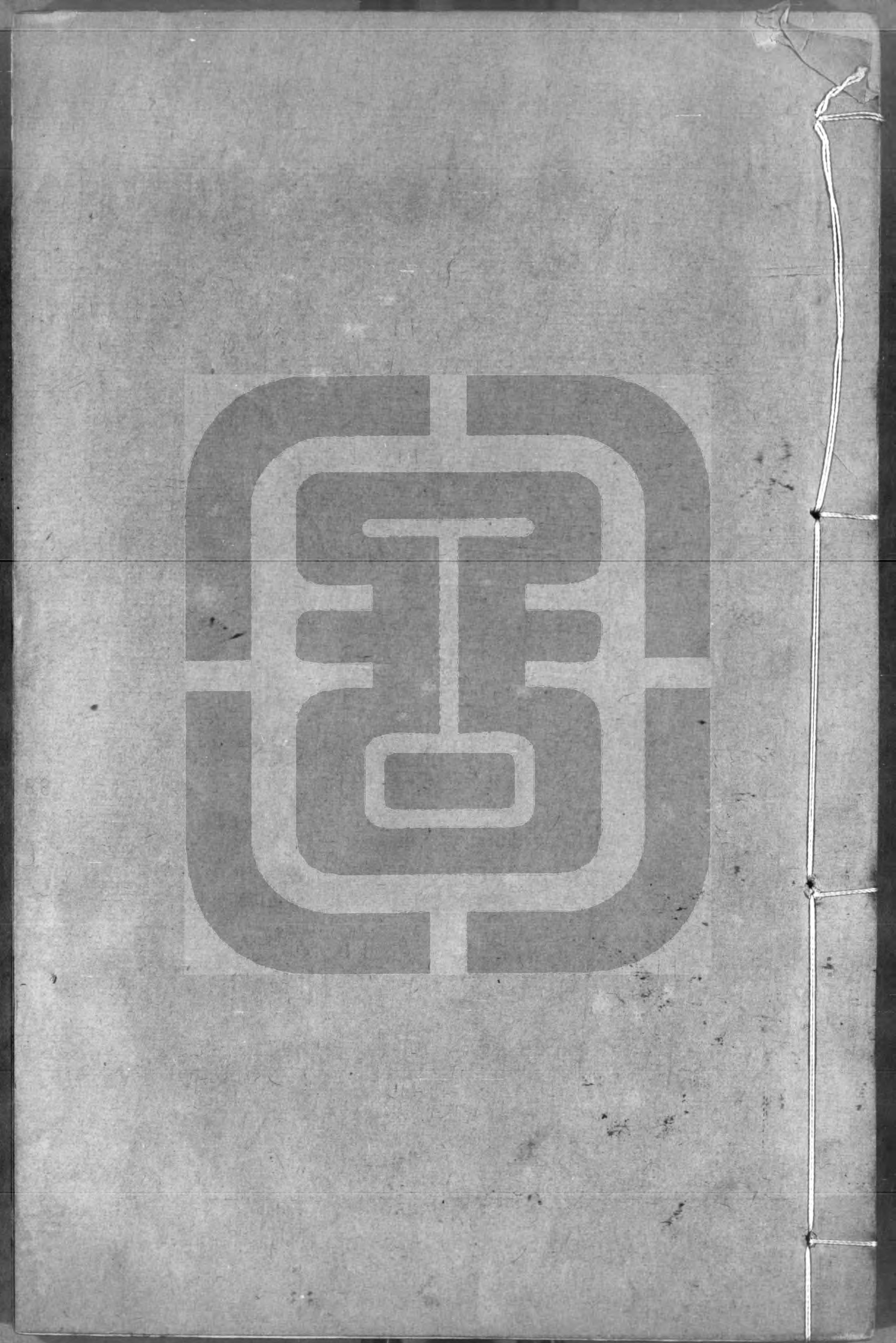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

江東　梅鼎祚　篹輯

道一

周

鬼谷先生

遺蘇秦張儀書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勉之○隋書經籍志鬼谷子三卷列縱橫家皇甫謐注楚人周世隱於鬼谷高似孫曰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僊傳拾遺云鬼谷先生姓王名誡凝神守一朴而不露在人間

數百歲後不知所之

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日數將冬時訖將老子獨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蓋所居者然也子見嵩岱之松栢華霍之梓檀乎上葉干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猿猱缺下有赤豹麒麟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伐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亦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夫二君痛夫二君殷芸小說○洪邁容齋四筆載此書末云痛哉夫君

同前袁淑眞隱傳

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蔭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又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亦所居然也此與下即前書波一作風又一作子逢一作受亦一作蓋

同前眞仙體道通鑑

鬼谷晉平公時人姓王名詡受道于老君居青溪之鬼谷因以爲號蘇秦張儀問道於先生先生曰聞道易脩道難二子世心未冥可學游說以適今時之宜必得相其

國矣必不得相其死矣若不懼之當相傳二子請學之三年辭去先生云二子輕松喬之永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後復遺其書

二君足下勤勞駟馬功名赫赫九州稽首春榮到秋不得久茂日數將盡時訖將老子不見河邊之木乎僕馬折其枝波浪漱其根此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崧岱之松柏乎華霍之梓檀乎葉干青雲根洞三泉千秋萬歲無斤斧之患

蘇秦張儀答鬼谷子書

伏以先生秉德含和之中遊心青雲之上飢必啖芝草渴必飲玉液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將書戒以行事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復素聞誠銜斯旨 小說

齊

涓子 齊人好餌朮至三百年乃見干齊受伯陽九仙法著琴心三篇又著天地人經四十八篇在世二千八百年

遺蘇林書

林字子玄濮陽曲水人衛靈公末年生師華山仇先生致林於涓子涓子授以祕訣告林曰吾被帝召上補中黃四司大夫領北海公去世無復日也後林詣涓子寢靜之室得書一幅以遺林林省書流涕徬徨拜空涓師之跡亦絕矣林奉法修行以漢神爵二年被玄洲召爲眞人上領太極中候大夫

五斗三一大帝所祕精思二十年三一相見授子書
矣但有三一長生不滅況復守之乎能存三一名刋
玉札況與三一相見乎加存洞房爲上清公加知三
元爲五帝君後聖金闕帝君所以乘景迅靁周行十
天實由洞房三元眞一之道吾餌术精三百年服氣
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洞房三一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
守玄丹五百年中間復周游名山看望八海回翔五
嶽休息洞室樂林草之垂條與鳥獸而相激川瀆吐
精丘陵蓊鬱萬物之秀實寒暑之節弋釣長流遨遊玄
籟靜心山岫念眞養氣呼召六丁玉女見衛展轉六
合無所羈束守形思眞二千八百餘年實樂中仙不
求聞達今卒被召上補天位徘徊世澤惆悵絕氣吾
其去矣請從此別子勤勗之相勵室也 眞僊體道通鑑

同前 紫陽眞人周季通內傳

斗中三一宜以節日祀之爲二十年三一見矣見則
長生成仙家有三一長生不滅能存三一名上玉札
能存洞房與天相望能存三元上爲眞仙皇天上清
金闕帝君所以乘雲迅龍周行九天者寔洞房三元
眞一之事也吾食术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
百年守三一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

東宮上掘得慈覺寺鐘啓 一作簡文

竊以白亭舊室絕顯禎祥之氣闕里故堂暫聞鍾石之響猶復存諸良史汗彼篆素豈如杏梁遺飾廻成絆殿椒墀昔處仍構寶階啓彝鍾於殊里記靈文於福地雖魏廟出璽魯祠現璧固以推茲孝感恧此禎契將郭令鄙其開金羊田陋其產玉豈宜季武庭樹愧韓起之譽蜀相宅基慙孝安之碣伏惟覽啓增思撫瑞深悲慟切視奩哀喻封篋 藝文類聚

簡文帝 見前

上皇太子玄圃園講頌啓

竊以舜韶始唱靈儀自舞陳律纔暄風心競蕚輕禽短葉尚識音光沐善歡心寧忘撫抃伏惟殿下體高玄賾養道春禁牢籠文圃漁獵義河注意龍宮研心寶印雲聚生什之才竝命應王之疋探機析理怡然不倦朱華景月詎此忘罷屬素藏晚節玄英初氣霜竹浮陰風梧散葉從容雅論實會神衷綱經生多幸屬此休世踈蹰奉渥得備磐藩而黏蠅未拔迷象不羈寶沒醉衣珠沈勇額得聞勝善寧忘歌詠謹上玄圃園講頌一首文慙綺發思闕彫英徒懷舞蹈之心終愧清風之藻冒昧呈聞追深赧汗謹啓 玄圃園講頌并序

竊以寶山峻極駘足未窺慧海遥波輕舟詎汎故以探沙亂妙類杵迷形百代同昏千年誰啓皇上託應金輪均符玉鏡低矜苦習續照慈燈鶴樹還春龍泉更曉玄水躍祥丹陵瀉電功韜火化意覆雲名智慧之光猶初日照忍辱之力如明月珠天成地平遐肅邇睦澤漏無底化行靡外滄河鏡淥碧海調風停瑞氣於二辰汎祥煙於五節鱗羽被解羅之澤黎元沐仁壽之慈於是正化潛通法輪常轉類空境之傳虛猶懸河之寫潤儲君德彰妙象體睿春瓊視膳閒晨游心法犍搦管摛章既嫂娟錦縟清談論辯亦參差玉照夏啓恧德周頌慙風乃於玄圃園栖聚息心之英並命陳徐之士摳談永日講道終朝賓從無聲芳香動氣七辯懸流雙因俱啓情游彼岸理愜祇園靈塔將涌天華乍落于時藏秋仲節麗景妍晨氣冷金扉霜浮玉管茲園邃密獨華勝地朱堂玉砌碧水銀沙鳥頡頏於瓊音樹葳蕤於妙葉液水穿流蓬山寫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煙綱叨籍殊寵陪奉塵末預入寶樓竊窺妙簡鳧興藻扑獨瑩心靈敢作頌曰　皇儀就日帝道昌雲化隆垂拱德曼鴻芬機乘八解道照三墳巍巍蕩蕩萬代一君　重離照景玉潤舒華七淨標美三善稱嘉降茲法雨普洽生芽漣漪義水照曜文華　芳園靉靆天宮類寶析論冥空玄機入道密宇浮清重閣相藻日暎金雲風搖銀草　肩隨接武握寶靈珠皆抽四照並掞九衢顧惟多缺徒奉瑛瑜終如燕石更似齊竽

昭明太子答玄圃園講頌啓令

得書幷所製講頌首尾可觀殊成佳作辭典文豔既温且雅豈直斐然有意可謂卓爾不羣覽以迴環良同愈疾至於雙因八辯彌有法席之致銀草金雲殊得物色之美吾在原之意甚用欣懌遲面乃悉此不盡言統報

請武帝御講啓

張仲子

即周宣王時之張仲也化書謬妄聊爲附錄

上蜀王開明書

時爲蜀神自敘

武都山精化爲女子色美而豔蜀中所無有聞於王開明尚王見而悅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王念之不已築墓使高以示不忘武都長人費氏五丁從而媚王以大力故負武都山土增壘之不日墓與山齊王名之曰武檐山謂妃死而懷土也既而王親信之寵周之日侍左右曾不暫捨王亦多力恃勇既得五丁自謂空拳可以格戈戟奔走可以敵車騎於是不修邊備至撤亭障罷烽燧予既爲之神享其血食且彊秦接境慮有不測乃化一文士自稱北郭張生叩閽上書王不說時五丁在前怙王之寵欲來見辱予乃隱而不見五丁以予爲妖又曰此殆北郭張仲子也於是毀予廟貌予亦不較焉

臣聞專德者昌專力者亡昔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在廷之臣姓氏昭然未有以力爲專者但匹夫之勇不可以爲恃絕人之技不足以威敵飛廉惡來無救於商辛羿射奡舟竟死於非命近世三狄長大多力卒加誅勦今邊隅費氏昆弟五人初無道德以力爲任王以其身相長大而賢之乃不修武備臣以謂費氏之力一可當十以至百人爲敵力無施矣若以置諸臺皁列爲僕御俾其倮股肱執射馭奔走從事則可若以爲折衝鄰國則不可要其所比不過赤白長狄三者之如也臣願謹先王之慶基嚴彊秦之邊備

無以匹夫之勇而弛三軍之令梓潼帝君化書

漢

武帝

與車子侯家詔洞仙傳云車子侯扶風人武帝愛其清淨稍遷其位至侍中一朝語家云我今補仙官此春應去至夏中暫還武帝思之乃作歌

春時子侯於北館與家別初學記

西王母九靈太妙龜臺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

姓緱氏名婉矜一云姓楊名回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與東王公共理二氣治崑崙西北隅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見老君中經山海經集仙傳諸皇記

問上元夫人漢武帝中經亦云書女問答亦不

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降於漢武帝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聞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上元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

王九炎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淳關胄彭孛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間實爲臭濁然時復可游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

上元夫人答問王母

上元道君弟子也亦眞籍亞於龜臺金母所降之處
玄古已來得道總統多使侍女相聞已爲賓侶焉

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炎潤情係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先被太帝君勑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往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願暫少留

少留茅君傳云西母攜王君茅盈以詣固衷之宮固衷盈二弟也西母撫背告之曰汝道雖成所聞未足我有所授汝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聞云但不相見四千餘年天事勞我致以慾面可暫來否當此相待上元夫人遣一侍女答曰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違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茅固處聞命之際卽當飾駕先被太帝君勑使詣希林校定三元之錄正尒暫往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願暫少留茅固回問王母不審上元夫人何眞也曰三天眞皇之母上元之高眞統領十方玉女之名籙者也按此一作王母降漢武帝一作降茅君其辭並同均不足憑也

青眞小童答上元夫人

青眞姓延陵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宮以青眞小童爲號

上元夫人與王母在漢武帝殿中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勑青眞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文之蘊以出六甲之文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燒柏梁臺眞形圖靈飛經籙十二事靈光經及自撰所受凡十四卷幷函竝失王母當知武帝既不從訓故火災耳

弟子阿昌言向奉使絳河攝南眞七元君檢校羣龍猛獸之數事畢受敎承阿母相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乃復下降於臭濁中也不審起居比來何如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母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一通付信曰徹雖有心實非僊才詎以此傳泄於行尸乎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興師旅而族有功忘賞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煩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囂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見勑不敢違耳並漢武帝內傳

東方朔姓張氏論衡云姓金氏變姓易名遊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王母嘗指朔謂武帝曰此隣家小兒昔爲太上仙官所謫人間及帝道喪朔乘龍飛昇

與親友書

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爾眞仙通鑑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位西極西城眞人鎮青城山九城寶室之天

召麻姑書

遠舉漢孝廉遷中散大夫棄官脩道得仙去過吳住胥門蔡經家既去十餘年七月七日復來經家因遣人召麻姑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信語如此兩時麻姑至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召進行廚宴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

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

麻姑報王方平

麻姑載拜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即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神仙傳

與王朗訊朗見魏一

朗任會稽太守爲孫策所破功曹虞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惑方平言遂南行又欲投交州翻諫曰此妄書耳交州無南岳安所投乎乃止

疾來邀我南岳相求吳書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一

江東　梅鼎祚　篹輯

道二

晉一

雲林右英王夫人名媚蘭字申林王母第十三女治滄浪山受署雲林夫人

喻楊羲書

興寧三年乙丑諸眞時降羲家授令羲書兼示許穆父子○七月二十六日夜喻書見與勿答

弱喪泂瀁篤靈未盡倚仗異因雲梯未抗雖有懷於進趣猶未淵於至理矣君才實天工以清瀾凝浪於

高韻志栖神乎太玄期紫庭而步空矣有心洞於飛滯柔翰蔚乎冥契也動合規矩等圓殊方靜和眞味吐納興音可謂縱挺良爲欣然矣然穢思不豁鄙忝內固淫念不漸靈池未澄將未得相與論內外之期汎二景之交耳夫失機者賢在能改相釋有情今無妨矣雖蹔弭羣聽故克和也前塗(丨)謂應作攸字邈此比非一漏緒多端當恒戰密苟情有愆散得隨事失悟言微矣將何以遏之將何以遣之

授許長史書八月七日夕授書令與許長史眞誥注云似答心求守雌之眞一也○二許雖玄挺高秀而質撓世跡故未得接眞今所授之事多是爲許立辭悉楊授旨疏以示許耳

清響散空神風灑林身超冥衢志詠靈音仁矦其人也欲以裴眞人本末示郄者可矣其必克諧不善誘之心亦內彰也裴亦何人哉郄即愔也小名方回裴眞人本末即是清靈傳也有謝過及七經之事故令示之

又

虛和可守雄蕭蕭可守雌夫蕭蕭者單景獨往也君絳宮中(渠)謂應作詎字能仰飛空同上上雲玄之涯不道易聞而患不眞書易得而患不行若專如此大天之中盡眞仙比肩也我亦無咎於不能爲者

心不定而欲書將欲沽之哉意不往而求眞似欲衒之也願告

許穆答右英夫人

穆奉被音告頻煩備至仰銜恩潤光華彌煥披覽欣慶感荷罔極穆沈滯流俗豈忘拔迹輙已誓之中心思爲階漸考室東山栖景林壑此志必也此舉決也方當憑庇靈宗諮稟神規若此之心揆亦鑒之眞一之雌其道玄遠妙出祕領穆愆穢未蕩俗累未拔胷心滓濁精誠膚淺未敢預聞南眞哀矜去春使經師授以方諸洞房步網之道八素九眞以漸脩行不敢

（恪）謂應作怠字懈九眞至（須）幽靜人事雜錯患枉未專耳昔人學道尋師索友彌積年載經歷山岳無所不至契濶險試備嘗勞苦然後授以要訣穆德薄罪厚端坐愆室橫爲衆眞所見採錄鑒戒繼至啓悟非一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其行之難夫人垂恩所賜自可徐徐（須）此須字長史自儳移東山然後親授道之來也不計遲速恩之隆也何限早晚命使願告敢不上答謹白此長史答前右英論雌一事者

又十二月十四日作與長史

咀嚼玄句柔音蔚暢曲夾適宣辭喻標朗欽欽之詠

有由然也玄宗以安我其會矣此所答長史之詩詩今不存

告許長史

右英夫人先是七月二十八日夕授詩與長史云世珍芬馥交道宗玄霄會振衣尋冥疇迴軒風塵際良德映靈暉嶺根粲華蔚密言多儻福沖淨尚眞賢咸恒當象順攜手同衾裳帶何爲人事間日焉生患害十二月十六日授書長史長史答之㊀注云後十二月長史答書云咸恒之喻卽是酬此詩也

該淸道難通幽妙達許矣其人也方將曜靈方丘騰躍暉霞身飛九天作則羣眞師傅金闕撫極種人其德仁以融其教整以和可謂天秀標韻爲後民之圓匠也斧子乃潛晨密煥秀霄空上托心玄宅神栖入領心摽寂刃歸形太初志割姻親於內外寄幽會於隱觀矣雖自思入庇重岫賴翳雲暉故叛父也若父愚可也交當同編雲札列名靈簡運會相遇何以陳之耶昔薛旅字季和往學眞道於鍾山北阿經七試而不過卽長里薛公之弟也不過者由淫姝失位悒鄙內滯石性不廻致敗其試耳然其人好慈和篤又心愛嘯音鳳響及玄絃之彈是故虛唱凝神徽聲感魂神不遂落由好嘯唱願鳳鳴之故矣長里先生燕代周武王時人也先生比乞之於太上太上故使生㊀謂應作繼字肇阿之陰運致欲其該徵釋滯於染練

新暉速升虛之超長里君之願也若由（謂應作猶字）愆波不激淫忝由（謂應作愈字）出雖百過試之故亦昔之薛旅耶師宗相期拂飾盡性苟能其事我亦罕勞賢者之舉此復宜詳密告由來宿命之始想有已（應作以字）悟也燕氣內果外柔沈德樂景故其人聞北風則心悲覩啓曜則懷泰思駿騄以慕騁嘉柔順以變蔚彼人之心曷曾不爾乎此則本鄉之風氣首丘之內感也苟能信之君其諧矣如其雍（謂應作壅字）忝秉欲丹絳不暢靈人携手而空反高友歛袂而迴晏神氣不盻其宅寂通不鼓其目命矣夫固可悲耶（長里之弟本燕代人故此稱其谷氣以喻長史之心也）

許穆答右英夫人

君惶恐言仁德流映高廕彌綸每貽翰音恩逮繾綣旨諭有咸恒之順宗期則玄霄之會雖欽願榮崇欣想靈誥竊懼熠燿之近暉不可參二景之遠麗嘒彼之小宿難以厠七元之靈觀尊卑殊方高下異位俯仰自失罔知所據凡善誘者勤其切磋忠愛者憂其怠惰大易所以乾乾仲尼所以發歎於不倦者也自奉教以來洗心自勵沐浴思新其勸奬也摽明得道之妙致其檢戒也陳宿命之本迹淫忝所以喪基鄙

滯所以伐德雖盧醫之貢針艾扁鵲之獻藥石無以喻也子張存聖教於紳帶西董佩韋絃以自矯蓋以外戒內以義規心仰銜清訓謹書之丹懷藏之六腑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庶五難解凍於爐門七試飈靜於淵谷方將逍遙東山考室龍林靈構蕭蕭丘園沖深庭延雲駕之奇友堂列羽服之上眞句金錫五芝之寶滄浪施長年之珍期實夙夜之乃願信誓不敢誣於神明者也惟少鑒之君惶恐言此長史答右英前七月二十八日喻詩世珍芬馥交者并酬前書論薛旅事

告許長史十二月三日

遣滯悋賴窮行德不亦甚佳乎不患德之不報所患種福之不多耳此一行則似乎福田也萬事云云盡可觸類矣

許穆答注云此即答遣滯悋書也○按右英遣滯忞書在十二月三日先是九月十八日夜喻詩云二景秀鬱玄宵映朗八方丹雲浮高晨逍遙任靈風鼓翮乘素飈竦眄瓊臺中緣蓋入協晨青軿擲空同右揖東林帝上朝太虛皇玉賓剖鳳腦嗷酣飛蘂漿雲鈞迴曲寢千音何琅琅錦旌召猛獸華幡正低昂香毋折腰唱紫煙排棟梁總轡高清闕解駕佳人房昔運挺未兆靈化順氣翔心眇玄涯感年隨積椿崇形甘垢臭味動靜失滄浪我友實不爾榮辱昨已忘是月二十五日又喻書云絳景浮玄晨紫軒乘雲征仰超綠闕內俯眄朱火城東

霞啓廣暉神光煥七靈翳映汜三濁流任自齊冥風纏空洞宇香音觸節生手携(熾)謂應作織字女舞併衿匏瓜庭左徊青羽旗華蓋隨雲傾晏寢九度表是非不我營抱眞栖太寂金姿愈日嬰豈似愆穢中慘慘無聊生又吟云三轡抗紫軒傾雲東林阿○穆答所云猥惠新詩者指此諸詩也

穆惶恐言仁愛之至猥惠新詩雲藻綺絡金聲玉粲誠翰林之奇秀華錦之盛肆也義類淵微仰覽無射佩之丹心奉以周旋功德淺陋冥報已重福田之喻敢不自勵憑託徽猷情若山海動靜啓悟望垂矜錄許穆惶恐言　詣雲林右英夫人机前

戒許長史

夫金玉山積猶非我也胠脛之檐往矣猶非已也營冕之盛陳矣猶非貴也采豔之芬華矣猶非眞也能消而蕩之則淫忝之心亡也鄙滯之門閉矣尚眞之覺漸也(千)謂應作阡字陌之情見矣如其不爾四者皆成內賊之害外爲驩兜之患不去忝之不散無所復營措於其間矣亦無事趣當爾也戒長史也此三字本朱書亦應是右英夫人言也

爲道者實爲有勤苦斯人也可謂必得之矣右二條長史掾書

夫學道者當得專道注眞情無散念撥奢侈保冲白

寂然如密有所覩熈然如潛有所得專專似臨深谷戰戰如履於氷炭始得道之門耳猶未得道之室也所謂爲難者學道也所謂爲易者學道也寂然沉味保和天眞注神栖靈耽研六府惜精閉牝無視無聽此道之易也卽是不能行此者所以爲難許侯研之哉斧子瑩之哉右右英所道今疏彼君勤其事者有獲福者多也（墮）謂應作隨字之者禍敗積矣范師言不知道誰應是鬼師范彊矣

與長史五月二十日夜作

遵懃心香火有情向藥故有言消摩之愈疾謂其將聞斯而請命耶仙眞並呼藥爲消摩故稱消摩經也誦之亦能消疾也

又

應南趨而北騁既心口違矣夫捐薺以茹荼哂九成而悅北鄙者捐薺至此亦是抱朴博喩中語我知其無識和音之聽鑒也當永爲吉人爰及母奴然所起是學而不思浚井不渫葢肉人之小疵耳無乃此也今事結水禁猶有可申若許長史能於靜中苦救之者則一門全矣亦是師主祭酒之冝請而爲德惠乎劉遵祖善譚說殷浩向庾亮稱之後一會談論殊不合遂名之爲羊叔子鶴於是失名

答孔默魯國人崇信道教爲廣州刺史○一本云孔辭注云後人黯作謝安字孔氏孔默也似嚴兄弟長史父先爲嚴從兄坦前鋒督既有因緣故得此也

山嶽氣擾則强禽號於林川瀆結滯則龍虯慘於澤此自然象也故豪盛徵覺將類獸告其駭浪玄數纖兆而號咷徵乎治亂矣斯蓋山川之盈縮非人事之吉凶若墳附丘山誠與汧岫等波苟趣舍理乖則吹萬之用不同也非靜順無以要謙非虛栖無以冥會是故众生之幾吉人不復豫苟思之無邪不爲禍害

告公 凡云公者皆簡文

德匠旣凝玄範自天安危之事未冝問也公傾注甚至所以未相酬者豫事難論耳頃天氣激逸陰景屢變太白解體於二辰之中愆敎於紫房之下王者惡焉天子有憂上相座動今聊作讖密以相示 有此及讖有掾寫在掾自記脩事後共紙尋眞綜廻文今難解耳今拘連相取又別疏出之其授之時維當道其辭楊君後自更錯義皆是說晉代之事，竝有明徵也

相欺豈妙道要吾知之天祕能

有術金之萬尋師疾逆除惡子

自之制夷遂平世天命乘驅寶

奇龍者篡可悲眞閒世復思宜

神熙逆歷有數在茲基無不無

兵隆誰定帝紘室來之皇慎地

先卒兒必虧虧金紛異五亂德天

火數失期座當變見遠凶匠制
規三由匠足不慮憂危撥係封
寸莫其測源劉知向有明施者
三五瑞天之代隆換迭相運推
精氣神妙二參儀慎凡傳人賢
精氣神妙參二儀慎凡傳人賢者施封天制地無不
宜子能寶祕天知之吾道要妙豈相期自有奇神先
兵規火寸三五天瑞之隆代迭換運相推明匠係德
慎無思驅惡除逆疾尋思萬金之術龍之熙隆數卒
三失由兒莫測其源劉向知有凶撥亂皇復基秉天
命世遂平夷制逆者誰必定期匠不足慮憂遠危五
世之間眞可悲篡歷有數帝座虧當見變異紛紛來
矣常存三關佳也
紫徵左宮王夫人名清娥字愈意王毋第二十
成眞　女鎭豜野玄壟山主教當得
人者

授楊羲書

興寧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夜紫徵王夫人降羲因下地請問眞靈既身降於塵濁之人而手足猶未嘗自有所書故當是毋高迹邈未可見乎敢諮於此願誨蒙昧夫人因令復坐卽見授令書此以答曰○此楊君自述事也

夫汎景虛玄無塗可尋言發空中無物可縱流浪乘忽化遁不滯者也此二行皆浮沈冥淪儵遷灼寂是故放蕩無津遂任鼓風柂存乎虛舟而行耳故實中之空空中之有有中之無象矣至於書迹之示則揮形紙札文理昺注麤好外著玄翰挺煥而範質用顯默藻斯坦形傳塵濁苟騫露有骸之物而得與世進退上玷逸眞之詠下虧有隔之禁亦我等所不行靈法所不許也今請陳爲書之本始也造文之既肇矣乃是五色初萌文章畫定之時秀人民之交別陰陽之分則有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雲篆明光之章也其後逮二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拘省雲篆之迹以爲順形梵書分破二道壤眞從易配別本支乃爲六十四種之書也遂播之于三十六天十方上下也各各取其篇類異而用之音典雖均蔚跡隔異矣校而論之八會之書是書之至眞建文章之祖也雲篆明光是其根宗所起有書而始也今三元八會之書皇上太極高眞清仙之所用也雲篆明光之章今所見神靈符書之字是也爾乃見華季之世生造亂眞共作巧末趣徑下書皆流尸濁文淫僻之字舍本効假是囂穢死迹耳夫眞仙之人

曷爲棄本領之文迹手畫淫亂之下字耶夫得爲眞人者事事皆盡得眞也奚獨於凡末之麤術淫浮之弊作而當守之而不改玩之而不遷乎夫人在世先有能書善爲事者得眞仙之日外書之變亦忽然隨身而自反矣眞事皆邇者不復廢今已得之濁書方又受學於上文而後重知眞書者也鬼道亦然但書字有小乖違耳且以靈筆眞手初不敢下交於肉人雖時當有得道之人而身未超世者亦故不敢下手陳書墨以顯示於字迹也至乃符文神藻所求所佩者自復始來而作耳所以爾者世人固不能了其端緒又使吾等不有隱諱耳冥中自相參解矣內外自相關矣又四極明科高上禁重亦自不聽我等復爲世間常書也我既下手子固不解亦將何趣兩爲煩濫耶此亦當闇其可否殆不足嫌想少暢豁於胷懷盡不自書之流分矣

南嶽魏夫人授楊羲書 名華存字賢安任城人司徒舒女適太保掾劉文於家得道爲紫虛元君上眞司命南嶽夫人主訓奉道當爲仙者楊羲自記云六月二十四日夜南嶽夫人見授令書此先是二十二日夕有在別室共論講道紫微南嶽二夫人聲氣語音殊下不解其趣今故授書此以答所共講者之疑心也

若夫仰擲雲輪總轡太空手維霄綱足陟玉庭身升帝闕披寶歙青上論九玄之逸度下紀萬椿之大生遂竦景電肅千霞煥明眞言玄浪高談玉清激朱脣之流徽運日氣之零零爰乃吐烽却煙彈金奏瓊鸞音蒨粲鳳唱嘉聲耳若但應景下旋廻靈塵埃參輦弊宇敖拂朝市來成眞才訓我弟子則玉振落響琳鐘內抑周目五濁契濶愆室神勞臭腥塡鼻歛氣遂閉蘭音於中華之元退案金聲之劣劣而發耳夫神者言微於邇萬里必接奇韻雖觸鏑鑒無滯故眞理之既分聞遐則道高邈璞不肆瑩而致有卑微之聰也今子乃有心覺之至將致嫌似之思外觀流俗之對內有遲疑之悟乎不運事宜亦已邁也望所營者道研咏者妙耳道妙既得高下之音必坦然矣此非所謀吾子加之至慮散蕩斯念宜愼之耳

授答許長史 丑年八月七日夜

凝心虛形內觀洞房抱玄念神專守眞一者則頭髮不白禿者更軫未有以百思纏胷寒熱破神營此官務當此風塵口言吉凶之會身扉得失之門衆憂若是萬慮若此雖有眞心固爲不篤抱道不行握寶不用而自然望頭不白者亦希聞也玉醴金漿交生神

梨方丈火棗玄炎靈芝我當與山中許道士不以與人間許長史也軫字亦應是琴凡作扉字者皆是排音非扉扇之扉也

授示許長史八月十八日夜

含仁守慈發拔幽憂單心慈誘栖神靈鏡者許長史其人也所恨在於應物速招眞急耳夫浩挺虛映乃可守雌已求故當能守之守之蓋易恐亦宜無不可耶

授許玉斧書七月十五日

懃精者味玄之靈摽也凝安者抱眞之寢衾矣子懃澡丹心競赴高嶺可謂務道之柄懃甚至也然道柔眞虛守淡交物安靜任栖神乃啓煥耳要而言之躁疾非盡理矣違之者亦取勞乎

紫清上宮九華安妃名鬱嬪字靈簫太虛元君金臺李夫人少女詣龜山學上清道道成受太上書署爲紫清上宮九華眞妃賜姓安

授楊羲書

六月二十五日夜紫微夫人同安妃降羲妃授羲詩叙因緣冥會明夕衆眞復來妃曰欲復煩明君手筆書一事以散意忘言可乎乃徐徐微言而授授畢復自取書視曰今以此書相詣庶豁其滯疑耳紫微夫人曰眞妃之詞盡矣論好之緣著矣玄運冥分使之然耳南岳夫人又見授書眞妃見夫人書乃笑而言携手雙臺娛歎良會景軿同机於此齊乎

我是元君之少女太虛李夫人愛子也昔初學眞於
龜臺受玉章於高上荷虎錄於紫皇秉瓊鉞於天帝
受書於上眞之妃以遊行玉清也常數自手扉九羅
足躡玄房霄形靈虛仰歔日根入宴七闕出轡雲輪
攝三辰而俱升散景霞以飛軒也非不能採擇上室
訪搜紫童求王宮之良儔偶高靈而爲雙接玄引奇
友于帝郎矣直是我推機任會應度歷數俯景塵沫
參龍下邁招冥求之雄追得匹之黨耳自因宿介相
與乃有墨會定名素契玉鄉齊理二慶攜鴈而行匏
爵分味醮衾結裳顧儔中饋内藏眞方也推此而往
已定分冥簡青書上元是故善鄙之心亦已齊矣對
景之好亦已域矣得願而游歡兼昔旨豈不冥乎自
然此復是二象大宗内外之配職耳實非所以變無
反淡凝情虛刃靈刀七累遷任太素保眞啓玉單景
八空之謂也秀寂高清鬱輿流霄使鳳歌雲路龍吟
虎嘯天皇雙景遠升辰棲飛星攡炁日月映軀口吐
冥煙眼激電炎上寢瓊房流行玉清手掣景雲足陟
金庭若自此之時荏得道之頃爲當固盡内外理同
金石情纏雙好齊心幃幙耳爲必抱衾均牢有輕中
之接塵穢七神悲魂任餽乎蓋是妾求氏族於明君

耳非有邪也今可謂得志懷眞情已如一方當相與結駟玉虛偶行此玄同掇絳實於玉圃併採丹華於閬苑分飲於紫川之水齊濯於碧河之濱紫華毛帔日冕蓉冠逍遥上清俱朝三元八景出落鳳扉雲關仰漱金髓咏歌玉玄浮空寢晏高會太晨四鈞朗唱香毋奏煙齊首偶觀攜帶交裙不亦樂乎不亦得志乎明君其順運隨會妾必無辭且亦自不得背實反冥苟任胷懷矣

南岳夫人授楊羲書

冥期數感玄運相適應分來聘新構[illegible]此携眞之善事也葢示有偶對之名定内外之職而已不必苟循世中之弊穢而行淫濁之下迹矣偶靈妃以接景聘賢眞之少女於爾親交亦大有進業之益得而無傷絶之慮耳千神於是可使試觀不得復陳矣眞旌必可尅往雲軿必可俱駕也吾往曾因紫微夫人爲汝構及此意今遂如願益使我欣欣愼復疑矧於心胷矣我昨見金臺李夫人於清虛中言爾尚有疑正之心色氣小有(眼)(眼)謂應作悢悢字汝爲此舉誤人不小眞妃有神虎内眞丹青玉文非爾所有者輩良才求寫故當不爲隱耳今日相携何但文章而已將必乘景

玉霄乎若有未悟者宜微訪可否

清虛小有天王王褒授楊羲書 褒字子登漢安國侯七世孫主仙道君以雲碧陽水晨飛丹腴賜褒視見甚遠坐在立亡役使羣神

黃赤之道混氣之法是張陵受教施化爲種子之一術耳非眞人之事也吾數見行此而絕種未見種此而得生矣百萬之中莫不盡被考罰者矣千萬之誤有一人得之得之遠至於不死耳張陵承此以教世人耳陵之變舉亦不行此矣爾愼言濁生之下道壞眞霄之正氣也思懷淫慾存心觀色而以兼行上道者適足明三官考罰耳所謂抱玉赴火以金棺葬狗也色觀謂之黃赤上道謂之隱書人之難曉乃至於此

紫微夫人授書

夫黃書赤界雖長生之祕要實得生之下術也非上宮天眞流軿晏景之夫所得言也此道在長養分生而已非上道也有懷於淫氣兼以行乎隱書者適足握水官之筆鳴三官之鼓耳玄挺亦不可得恃解謝亦不可得賴也要而言之眞則靈降專則神使矣

南嶽夫人授書

夫眞人之偶景者所貴存乎匹偶相愛在於二景雖

名之爲夫婦不行夫婦之迹也是用虛名以示視聽
耳苟有黃赤存於胷中眞人亦不可見靈人亦不可
得接徒劬勞於執事亦有勞於三官矣雞鳴時南嶽夫人授書曰雞既鳴矣論好之緣篤也

紫陽眞人授書

太虛遠逸高卑同接體賢之義著之於冥運耳順心
係於黃赤之疑也

芧中君授書

玄標觸景俯和塵譚玉振徵房清風逸邁可不勗之
也

九華眞妃授書

言畢諸眞人去眞妃少留在後曰又煩明君爲一辭也而授書言畢持手而下牀未至戶之間忽失所在

忘懷蘭素暉心齊契方當數親處清宇德與流景合
宜歡會理髮領秀伏度明君高尚靈映縱滯忘鄙耳

六月二十九日夜授楊羲書

義自記云眞妃授畢取以見與某口答唯唯乞請之也

景應雙粲雲會玄落龍秀五空採瓊閬臺長歌靈幕
煥啓玉扉眇矣遺書與世長辭霞軫絳波電赴紫栖
共攜清響之外同游雲岫廣崖豈不善乎豈不樂哉

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君惟聞服日實之法未見知餐霞之精也夫餐霞之經甚祕致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玉炎霞映上清之法也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妾有磨鏡之石決牖之術卽能徹洞萬靈眇察絕響可乎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燋腦減則髮素所以精元內喪丹津損竭也妾有童面之經還白之法可乎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所以老隨氣落耄已及之妾有益精之道延明之經可乎此四道乃上清內書立驗之眞章也方欲獻示以補助君之明照耳

桐柏眞人授書 附

六月二十九日夜桐柏眞人同來降復諭授令某書某書畢取視乃以見與

夫八朗四極靈峯遼遐奇言吐頴瓊音餐振暑飛陵清玄氣赴霄體邁玉虛心遺艱鋒沈滯於眇羅之外凝和于寂波之表若此人者必能旋騰玄漢周灑眞庭矣三元可得而見絳名可得而立耳如其心併愆浪目擊色袂動與網罟共啓靜興爭競之分者此乃適仙邈路求生日濶也子其愼之此前是桐柏辭也安妃受竟桐柏次受故云復授耳卒看如似猶是安妃故顯注之

七月一日夜授楊羲書

七月一日夜紫微王夫人南嶽夫人九華眞妃紫陽桐柏清靈三眞人茅二君同降羲乃自陳於衆靈求安身之術欲知貴賤之分年命之會多少定限於是眞妃乃笑良久見授書此書訖取以與某復曰君省此當少愈不明君夷質虛閑祕搆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宮可謂能珍寶藏奇幽眞內煥摽拂靈篇乘數順生素德神園丹錄玉清興煙拔景冥鼓遐聲也必三事大夫侍晨帝躬高佐四輔承制聖君理生斷欤賞罰鬼神攝命千靈封山招雲主察陰陽之和氣而加爲吳越鬼神之君也妾將挺命凝觀憑華而生靈飛九天虛音

颺房因運四覺玄梯同象紫名太上清文八景神映西暉德明內隸乃受書承氣得爲眞妃之任矣又當助君總括三霍綜御萬神對命北帝制勑酆山又應相與攜袂靈房乘煙七元嘉會希林內攄因緣也是故君姓於楊我得爲安妾自發玄下造君受書於西宮從北策景乘軿東轅握髦秉鉞專制東蕃三宮奉笏河山啓源天丁獻武四甲衛輪當此之時實明君之至賢眞仙之盛觀也三官中常有諺謠云楊安大君董眞命神正我等之謂耳葢聖皇之方駕於今有二十八年也復二十二年明君將乘龍駕雲曰日昇

天先詣上清西宮北朝玉皇三元然後乃得東軫執事矣此自是君玉朗紫微金音虛領爲太極所旌乃玄德上挺不復用勤學劬勞陟足山川矣若爲精勗之者當小神清瑩鮮耳亦不甚今日不勞之舉也世俗縈網貿賤之間涉塵塗之役在得失之津信非眞人所得經營乃自坦乎艱泰之用任乎遇否之頃耳見明君之逸誠欣然也覩明君之否誠感顏也此二感發於顏色之上也復未足以致遠悲抱長感矣至於內冥偶景併首玄好輕輪塵藹參形世室妾豈以愆累浮卑少時之滯而虧辱於當眞之定質耶夫陰陽有對否泰反用二象既羅得失錯綜此皆往來之徑陌耳今人居風塵之休盛者乃多辠之下鬼趣死之考質也夫處無用於蹏塗乃得眞之挺樸任凡庸以內觀乃靈仙之根始也蓋富貴淫麗是破骨之斧鋸有似載辠之舟車耳榮華矜世爭競徼時適足以誨愆要辱爲伐命之兵非佳事也是故古之高人覽辠咎之難豫知富貴之不可享矣遂肥遯長林栖景名山咀嚼和氣漱濯清川欲遠此惡迹自求多福超豁絙聘保全至素者也君亦奚足汲汲於人間之富貴投身於榮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三災向臻神

風驅除臭氣參天明金生穢於泥瀆寶玉投糞以招塵褰衣振血濁精虧眞玄通遠逸是其時也君若其不耐風火之煙欲抱眞形於幽林者可且尋解劍之道作告終之術乎自盡出嘿之會隱顯之迹臨時分處有任於明君矣冥數上感有命而交靈書玉臺眞契合景是以言單於辭心訖於筆妾豈獨歎於一人乎蓋示名分之判例也

告楊羲 正月十一日夜

體巳 此壹字後人儳益 標高運味玄咀眞呼引景曜凝靜六神煥領八明委順靈根寶鍊三度養液和魂假使衝風繁激將不能伐我之正性也絕飈勃藹焉能廻巳之清淳耶爾乃空沖自吟虛心待神營攝百絕栖澄至眞當使憂累靡干於玄宅哀念莫擾於絳津也淡泊眇觀顧景共觀於是至樂自鎗零聞於兩耳雲璈虛彈乎空軒也口挹香風眼接三雲俯仰四運日得成眞視盼所涯皆巳合神矣夫眞人之得眞每從是而獲耳不眞而强眞亦於此而顛蹷也復使愆痾塡籍憂哀塞抱經營常累憑惜外道和適羣聽求心俗老忽發哀音之兮 汙 此作奚胡音猶今小兒啼不止謂爲咳呱也 長悼死沒以悲逝必精滅神離三魂隕炁邪運空間魄告魍

魎乘我虛陣造遘百祟何可握生道以奔於死房陶靈風而踐於尸室擲巳吉象投之凶穢乎巳聞高勝而故由豫屢覩明科而繹疑遂羅洿上章使臭染隱書四極擊鼓三官尋鋟誓信云何而忘太初於焉而遊神虎奮爪毒龍効牙八方誠曠(遏)謂應作曷字處而逃身謝之後方悟清僚之可羨言者之不虛矣且哀聲亂眞干忤正炁明君胡不常處福鄉於此振衣而歸室乎此一條是寅年正月九華告楊君相譏誚之事故南眞後復有所論也楊書

南嶽眞人告許長史附

眞人歸心於一正道炁標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則利貞兆此自然之感對初無假於兩際也夫惑生是非嫌遘疑似潛滯於中抱間心裏外握察觀之炁內有緼結之哂遺初覺於建始乖玄梯而密猜者有如此徒我見其敗未見其立矣蓋有懷而懼者豈獨一人哉二月三十日夜南嶽夫人告許長史可以示同炁而隨惑者此是授長史令說喻楊君勿疑九華之事也

中候王夫人名觀香字衆愛周靈王第三女王子喬之妹與子喬同入陸渾山得道受署爲紫清宮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眞夫人

告公簡文帝○此簡文爲相王時以無兒祈請因告

夫觀物適任內順明靈託性命於高眞委形氣於神

攝者亦剋疆以永遐迴秋齡以保眞今德匠既凝
神杖信澄心密靜圓順廣敬固天祐焉然胤嗣不多
或時彫落將猶靈關失緯潛機未鎭耳今五氣滋曜
常朗文昌之房三星結華每煥璇衡之內是以玄潤
胎萌遂其流根矣

又

我案九合內志文曰竹者爲北機上精受氣於玄軒
之宿也所以圓虛內鮮重陰含素亦皆植根敷實結
繁衆多矣公試可種竹於內北宇之外使美者游其
下焉爾乃天感機神大致繼嗣孕既保全誕亦壽考

微著之興常守利貞此玄人之秘規行者之甚驗孝武
壬戌生此應是辛酉年而後又云上相座動後以臨
登極乃是後午未年此爲大懸○同夜中候夫人又
告云福和者當有二子盛德命世按福和似是李夫
人賤時小名今晉書名俊容二子卽孝武帝會稽王
道子也○
並眞誥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一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二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道三

晉二

司命君茅盈字叔申咸陽南關人神仙茅初成曾孫棄家入恒山學道師西城王君于洞宮年一百二歲以漢元帝初元五年上昇補東岳上卿霍林司命君太元貞人統吳越之生死綜江左之山源停治句曲與弟固衷各治一峯邦人因名爲茅君山

喻楊羲書

興寧三年七月四日夜司命東卿君來降羲家形甚少於二弟着青錦繡帬紫毛帔芙容冠二弟並同命坐六日夜司命君又降喻羲書亦令示許長史

若必範玄秉象清淨罕時遂拔羣幽藻戢翼高栖感味上契淵渟岳峙蕭寥玉篇翫寶神生遺放俗戀調彈清靈澄景虛中五道發明色絕化浪慾與淡并空同冥衢無視無聽爾乃遠齊妙眞重起玄覺明德內圓靈摽外足矣終能策雲軿以赴霄書司命之丹錄耳若精散萬念爲生不固炁隨塵波心不眞合適足勞身神於林(殂)謂應作岨字實有悞於來學也其道微而易尋其道艱而難得乎

告許長史。

省所諮有心哉子望對山嶺增懷遠想欣然稟向常見此意夫爲道者精則可矣有情不懃則無所能爲也懃而不專亦不能有成也要當令忝心消豁(穢)此後人黵作穢字不可復識疾開散此亦似東卿告長史

又此二篇爲韻語然不云詩也此後有清靈眞人說道長史玉斧所得之分並爲汎論不錄

納納長者蔚蔚內明撥于昔累非復故形變扇澡鍊得道之情和挹神心仰秀雲靈傾觀晨景德音蘭馨方及十載季(瑋)謂應作偉字舉名每事勗焉勿復不精太和二年歲在丁卯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眞人司命君告穆到丙子年爲十年矣時當七十二也到亥子年神化變鍊子年始十餘年

告許玉斧 十二月十七日夜

蕭條斧子和心凝靜道炁雖妙乘之亦整澄形丹空擢標霄領其神以暉其光將穎實侍(辰)謂應作晨字之高舉谷子之羅鼎此古鼎字可謂秀落衆望縈渟之仙才又當懃進德脩業淡然虛眄

答許長史 眞誥此云太元眞人答許長史末復云西城王君答許矦按見謝所作傳一條有云司命君大以爲佳則非太元明甚或者前二條爲太元而末條爲王君耶今董從舊

我嘗見南陽樂子長淳朴之人不師不受順天任命亦不知脩生之方行不犯惡德合自然雖不得延年度世死登福堂練神受氣名賓帝錄遂得補脩門郎位亞仙次緣天資有分亦由先世積德流慶所陶若使其粗知有攝生之理兼得太上一言之訣如此求道無往不舉矣夫人所以不盡年壽中多夭遏涉世者或遭刀兵之難致榮祿不終祚胤不長志道之人雖有一生之心鑽求匪懈徒復遭遇眞文躭玄精微慕尚者衆得升騰者稀經非不妙靈豈無感愚愚相隨安知脩眞之本營神養性鎮守之法世人積小以來形中傷犯者多帝一不治百神驚散考試萬端所謂荒城之內荊棘生焉無妙術以自導脩道以求仙

貪榮慕貴多垂成而敗皆由喪眞犯氣愚瞽罔昧豈識此機耶致奪年滅筭萬事不成以此求生去生遠矣虛自苦耳太上有玄機之道煥落七神枕中之要此道微乎妙哉初不傳於下挺愚俗之人有此道者帝一治於玄宮萬神守備與天同心案訣謹而脩之登山越海萬試不干脩仙升度所欲從心斯豈虛言耶卿父子玄機邈世理妙接眞故可榮神之仙才而爲衆眞所稱非吾獨所稱舉故當與卿同編仙錄無復理外之嫌亦已諮啓卿故令知乃心

受用金龍玉奠此不可闕所以爾者詣太上前昭靈亦當粗具近所寫神虎符意嫌不精可更書爲善卿前所道相王事頃面郗回亦知有好心但所得少耳自當保其天年也

見謝所作傳未易功乃能序述聖迹賞解作奇此是天發其心昨亦已見司命君大以爲佳冥中自當報之有緣其子孫若知醮靈岳祈天眞降應必也豈虛言哉謝家一門唐承之世繁林蔚然甚可欣也安石先對所鍾如何具如近面不足宣

西城王君答許矦

右四條別一手書陸脩靜後於東陽所得不與諸迹同辭事僞陋不類眞旨疑是後人所作樂子長

非受五符者唐承即列
所云四十六丁亥之期

答許長史詻

經曰行事時北向執隱書而爲之者謂始學眞妙未涉徼遠不解星位之首向不識玄斗之指建故當北向執書以漸求之耳若既解書意識星轉之隨時自宜隨斗所指按而存步如此則無有常向不爲皆向北也夫一切北向自爲始學者耳恐此將可以意通觸類不足復問耶此答長史詻步經中北向執書意也

又

太上眞人步五星之道以致五星降室閉氣上綱當先呼五星之道夫人名字畢乃嘶綱蹈星謂始上綱便頓住呼名字呼名字畢乃嘶綱蹈星耳若每至星上得復重心呼所至星處之名字益其佳也若其煩重難常但可按舊而行昔鬱沙公北里子長陵老人皆案此法而得升天不以煩難爲辭也所謂治生者矣商販之汲汲豈但險難哉所期爲錢貨而已耳若使求道者常如賈販之用心亦有何不得仙耶但惜初學者皆言專心盡懃至而後漸懈縱有亦似車之將故而百節緩落又似負重之牛造遠足蹇夫學者之所患而爲得者之所笑皆如此輩耳苟能心研內

鏡者是爲感發乎神將有靈人發子之蒙擣辰景之興矣此答諮步五星法也經圖惟言隨綱往還又有一法云越綱蹈星今卽是訣此事也奬戒之言寔爲切至

又

五星圖布當向南也以太白位在西歲星位在東案而施之所以爾者五星隱伏縱橫無常不如北斗剖象恒在故一以定位於五方不得隨星之所在也此答諮施安五星圖也經中無旨訣所以宜問

又

三八景二十四神以次念之亦可一時頓存三八亦可平旦存上景日中存中景夜半存下景在人意爲之也若外身幽巖屏絕人事內念神關攝眞納氣將可平旦頓存三八景二時又各重存一景益當佳也但人間多事此煩難常行耳事不得常爲益自薄西城王君桐柏上眞皆案此道也案苞玄玉籙白簡青經云不存二十四神不知三八景名字者不得爲太平民亦不得爲後聖之臣此答諮二十四神經并脩存之意亦是秘訣○右此四訣事今有長史所寫本不知此因楊諮何眞若非東卿則紫微南眞也

定錄中君茅固字季偉盈弟仕漢武威太守從兄得道爲地眞上仙定錄神君

喻楊羲論三許書卷外題云五月十二日中君喻書從此後並似是丁

卯年中授書此事皆論三許挺分也

阿映遂能絕志山林懃心道味淨神注精研澄虛鏡玄渟獨宴孑栖偶眞乃翁道遠之疇匹姜伯眞之徒也服炁挹夜卒獲其益亦至事也昔又入在臨海赤山中赤山一名燒山遇良友王世龍趙道玄傅太初者此數子始以晉建興元年渡江入東山中學道耳竝與相見數人之業皆勝於映矣映遂師世龍授解束之道脩反行之法服玉液朝腦精二三年中面有光華還顏反少極爲成道但恨其所禀不饒不得高品之通耳於是司命勑吾舉之使奏聞上官移名東方諸署爲地仙時三官都禁左郎遣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白虎來於赤山中卽欲執之以去且詰其罪狀吾時禁(牙)謂應作訝字又乃馳啓司命司命卽遣中侯李遵握火鈴而來呵攝之於是魴及白虎乃走去耳李遵未來之時映懼怖失膽亦喪氣矣亦賴龔幼節李開林助映爲答對亦幾至敗也自無此二人及其師王世龍亦早惡矣魴(誥)謂應作詰字之亦有實映答對亦可可三官出丹簡罪簿各執一通而問映云夫欲學道慕生上隸眞人玄心栖邈恭誠高靈者當得世功相及禍惡不遘陰德流根仁心上逮乃可步眞

索仙度名青府耳云何父手殺謝弓且亂逆三光又許朝斬李玘之頭以代蔡扶之級又乖斬射潘綦等支解鈴下曹表等水沈湯雲之尸火燒徐昂之骸絞殺桓整刳割振噲酷害虐暴刑（攬）謂應作濫字四十有三張皇訟冤事在天帝禍戾山積善功無一又汝本屬事帛家之道血食生民逋愆宿責列在三官而越幸綱脫奉隸眞氣父子一家各事師主同生乖戾不共祭酒罪咎之大陰考方加有如此積罪亦無仙者當可得欺太上之曹使汝得名刊不死之紫錄耶汝其無對者有司必執也映自强長嘯振褐撫髮爾乃整

氣扉口叱咤而答曰大道不親惟善是與天地無心隨德乃矜是以坂泉流血無違龍髯之舉三苗丹野（逐）謂應作涿字鹿絳草豈妨大聖靈化高通上達耶吾七世父許子阿者積仁著德陰和鳥獸遇凶荒之年人民飢饉加之疫癘百遺一口阿乃施散家財拯其衆庶親營方藥勤勞外舍臨人之喪如失其親救人之患如已之疾已死之命懸於阿手窮垂之身撫之如子度脫凶年賴阿而全者四百八人仁德不（隊）謂應作墜字後當鍾我等是以功書上帝德刊靈閣使我祖根流宗澤廕光後緒故使垂條結華生而好仙應得度

世者五人登仙者三人錄名太上策簡青宮豈是爾
輩所可豫乎言畢勦等豁然而笑遵至而去矣此意
雖復是世龍之助吾亦壯其辭也於是卽得度名東
宮當爲仙之中者然其身中自宿有陰罪未了處已
日就補復解謝太上行當受書署者也蓋爾不復受
考於三官已定名於不朽之錄矣今已移在竹葉山
中或名此山爲蓋竹山之東面兩隴西上其中有
石井橋橋之北小道直入其間有六叢杉樹樹之左
右三百步有小石深室室前有流泉水映與三人共
止其中此辰年當自鄮出還人食詭亦欲鄮還鄉里
山之近處令其家兄弟見之者也臨時自當令其弟
知之所在乃又寄謝令弟子勳之若欲至竹葉山索
映亦卽得相見竹葉山東上石橋橋之北小道甚徑
易勿從南山上山南道絕險竹葉山中仙人陳仲林
許道居尹林子趙叔道此四人竝以漢末來入此山
叔道已得爲下眞人仲林大試適過行復去此是竹
葉山中舊仙人也其王世龍趙道玄傳太初許映或
名遠遊適來四年耳
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告許矣
仙道寂寂尋之亦使人不勸也況復求之於無涯耶

假令東山忽有石髓磐結紫芝映林夜炎煥燭燕胎曜峰靈津肆顯衆眞羅吟人人往者皆得掇玄華而揖玉腴對天仙以散想也將必相與把臂太虛駕絡慶雲矣未審子當力赴此二者暫遊山澤不將故以官私自切不獲一果耶今之所以爲懈難者蓋闇推於有無之間耳以無期我我亦無也空中有眞子不覩之不可謂罕彷彿矣所望在於不褰裳耳二日可不果何時能屈駕看金陵乎

保命君告許長史（保命見後）

豈能割目前之近滯慕難成之遠功耶若故栖情丘林憑託京畿者觀金陵以偶想將任意於吾子勿謂我無方從無以鑒矣心單則試不貶神苦則教不生賢者之舉可不察耶

許長史答

奉十一月二十九日告得道者以其能排却衆累直而而進於是百度自淨衆務雲散該其優者不足爲勞披于艱者可以表心正月中必有龜山客來東山至時（渠）（此應作詎字）可不一力乎奉覽高命欣然無量始入此月公私艱掇未獲從心（命）（使）（此本是今暫字後人改作命使）到京往反計日還便沐浴躬詣朝拜不失此月若吉日

未過願垂告勑又告賢者之舉復宜詳之笞未受上道之前有欲索側人意有稱說堪陶漿者受隱書之後此計都冥也此下有兩字被黯又齊行剪去後似復更有語此論賢者之舉似仍是前書上紙而復酬十一月二十九日告此告今不存前十一月二十九日告語不同又云正月龜山客來事如此復酬後定錄告亦可是右英書中兼有此語耳記不具存難用顯證

紫微夫人道此言此是紫微見長史答右英道賢者之舉事故復酬此語也長史婦亡後更欲納妾而七元家事最是所禁故屢有及之

令懃者懃其事耽其玄微耳慎者亦觸類而作也學道之難不可書矣有恥鄙之心者於道亦遼乎灌秉然後可貴耳賢者之舉自更始爾今且當內忘

又告此是中君見長史答右英書復賞讚之也

手筆何其落落盧醫之喻復有韋絃之功解凍爐門其旨乃佳當實心在此濟矣

又十二月一日夜告許侯

心已至也不復須詣山也每空懷以向眞單誠以汎道者雖欲不教其可得乎瞻赴山澤乃更餘事耳要都無懷者實使人悒然今可停也尋此語復似酬到京不得來事事相關涉不可領

保命君告正月十四日

正月二十七日將不能蹔詣欲營宅處耶龜山眞人

似當其日來未眞至齊者自可無彷彿且欲令彼見我乎案此告極似前所疑事所以翻覆難解也○鼎按紫微定錄保命所言皆答許穆奉十一月書中語與右英無預也眞誥敘二茅後當或穆書爲答定錄紫微保命旁及與今仍舊本以存闕疑

因楊羲示許長史

游精罔象誠不可信然多勞多事多念多端所以損神喪眞擾競三關遂當以此害明德也故令許君之徒含景內魄若抑四者研虛注靈則仙可冀

答孔默求乞藥方

自未得和神靜形俯順幽精者疾源或與年而積耶若未能用交賒之途者將奚促促於藥

示許侯

金陵之土似北邙及谷關土堅實而宜禾穀掘其間作井正似長安鳳門外井水味是清源幽瀾洞泉遠沽耳水色白都不學道居其土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是金津潤液之所溉耶子其祕之吾有傳紀具載其事行當相示定錄君唼作密令示許侯北邙山在洛陽北數里北谷關即孟津關也土色黃黑而肥腴鳳門即長安北門也今所擬金陵地並無土種植及住止鑿井者乃是無知察亦爲眞靈愛護不使輕得居焉吾有傳紀者即是三茅傳也按長史甲子年書云未見傳記則唼此書時或在癸亥年中也傳中亦稱良土甘美居之度世故因此而顯言也

告許長史

良常北垂洞宮口直山領南行二百步有秦始皇埋藏白璧兩雙入地七尺上有小磐石在嶺上以覆堙處李斯刻書璧其文曰始皇聖德章平山河巡狩蒼川勒銘素璧若掘卽可得始皇所履山川皆祀以玉璧不但句曲而已從此後墨書皆定錄眞君受以告語尋埋璧時在三茅得道之前而後乃具見如此明眞人無所隔蔽矣按傳所稱卽是登山時但云一雙爲異或應二字雙璧之書亦如禹山所刻作篆跡也今尋檢其處亦可見石蓋亦殊自不小也

又

茅山北垂洞口一山名良常山本亦句曲相連都一名耳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祠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至西百二十里從峽中度上會稽山李斯請書而還過諸山川遂登句曲北垂山埋白璧一雙於是會羣官饗從駕始皇歎曰巡狩之樂莫過於山海自今已往良爲常也爾乃羣臣竝稱壽喚曰良爲常矣又鳴大鼓擊大鐘萬聲齊唱洞駭山澤讚樂吉兆大小咸善乃改句曲北垂曰良常之山也良常之意從此而名檢外書始皇三十七年正月出游雲夢丹陽浙江上會稽祭夏禹望南海刻石紀功還過吳渡江來並北海至琅邪至平原得病七月丙寅崩於沙丘九月葬驪山如此之時皆未有瀆卽是從延陵步道上取句容江來路仍過停饗詭耳非必故詰句曲

所以止住山北邊下處遂不進前嶺且於時亦未驗此山之靈奇祀壁之意者爲通是望山設所以中君云所屨山川皆祀以玉壁也夫號從主人名由地表小君以漢成帝時愛紫書云治于良常北洞蓋內因此成稱也又檢始皇崩不發喪令車載鮑魚以亂烝此應夏月中如外書所說相似今依傳言乃是三十六年十月建亥之月爲秦正月爲出游是至雲夢耳不爾則是三十八年秋崩也未作秦曆不能得定癸丑是何月中比別更詳正之

又此下三條稱三仙三君必非定錄答書注亦未別

王莽地皇三年七月戊申此七月二十四日也遣使者章邕齎黃金百鎰銅鐘五枚贈之於句曲三仙也王莽制金爲貨名鎰形如錢無孔重一兩直錢一千百鎰則百兩也

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丁巳此三月二十四日也遣使者吳倫齎金五十斤獻之於三君今並埋在小茅山上獨高處塌上有聚石入地三四尺也此則今小茅山積石上寂高處是也此二事不顯眞受中

漢明帝永平二年詔勑郡縣脩守丹陽句曲眞人之廟按三君初得道乘白鵠在山頭時諸村邑人互見兼禱祈靈驗因此立廟於山東號曰白鵠廟每饗祀之時或聞言語或見白鵠在帳中或聞伎樂聲于是競各供侍此廟今猶在山東平阿村中有女子姓尹爲祝逮山西諸村各各造廟大茅西爲吳墟廟中茅後山上爲述墟廟並歲事鼓舞同乎血祀蓋已爲西明所司非復眞仙僚屬矣

又

中茅山玄嶺獨高處司命君埋西胡玉門丹砂六千

斤於此山深二丈許埳上四面有小盤石鎮其上其山左右當水下流水皆小赤色飲之益人此山下左右亦有小平處可堪靜舍左元放時就司命乞丹砂得十二斤耳今此嶺前後甚多大石而山上左右無正流水東南近下有一長澗西南近下亦有小水度嶺南隱居住處近山上有湧泉冬夏無窮而水色不甚竟赤耳平處可住東西惟當近澗左右爲好左氏乞丹砂當是入洞時所請以合鑪火九華丹

又

大茅山中茅山相連長阿中有連石古時名爲積金山此山中甚多金物其處宜人住可索有水處爲屋室靜舍乃佳此數處亦在意耳快可合丹以脩上道中茅之前大茅之後下麓長澗東西亦出山外對館此即隱居今所住東西一橫壟也此壟純絕石石形甚瓌奇多穿穴側傍盤紆下深乃有無底處屢投脆物在中間玲玲之響久之此云多金物亦當是久來眞仙所投也西南有大石壁聳而坼開內有洞入數丈漸峽小不復容人乃飈飈有風外數步便有一湧泉冬夏清流即下解所資近來澗口亦有一湧泉水勢乃駛上者乃冬溫而夏冷今正對邏前小近下復有一穴湧泉特奇大水大旱未嘗增減色小白而甘美柔弱灌注無窮但恨在山西自不得東流耳亦別開決作東流用之又渡此嶺東南有一石穴水東流極好其處隱障甚可合丹即後所云菌山之前也正患去徑路近車聲人響殆欲相聞今若斷此路不復聽車聲人行便是第一處方當思爲其宜茅山住止惟有隱居今所住及南洞口長史宅處乃極好所恨迥曠且及此一山通無虺蝮毒螫時有青蛇都不犯物虎亦甚少自古來未聞害人山居不問道俗皆少溫病山德寬容不到險阻但恨無青林冬夏常鬱如東間諸山耳自隱居住來煉養成秀於形望大好山

出好术并雜藥絕宜松柏而本無人植不容自生今亦分布歲種之耳

又

茅山天市壇四面皆有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去壇左右二丈許入地九尺耳昔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飈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天之山曾來於此山上矣其山左右有泉水皆金玉之精氣可索其有小安處爲靜舍乃佳若飲此水甚便益人精可合丹天市之壇石正當洞天之中央玄窻之上也此石是安息國天市山石也所以名之爲天市盤石也玄帝時召四海神使運此盤石於洞天之上耳非但句曲而已仙人市壇之下洞口之中央窻上也句曲山腹內虛空謂之洞臺仙府也玄帝時召四海神使運安息國天市山寶玉璞石以塡洞天之中央玄窻之上也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飈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臺之山皆埋寶金白玉各八千斤於市石左右四面以鎭陰宮之嶺諸有洞天皆爾不但句曲而已邑人呼天市盤石爲仙人市壇是其欲少有彷彿而不了了也青童飈輪之迹今欲分明句曲之山諸記說今悉分明惟天市壇石未知的何所在以論迹而言隱量正應大茅左右而踐行不見其異處或恐爲土木蕪沒所不論耳按保命趙承每登壇長嘯風雲立至此則不應在小處長見雲氣出入恒先起大茅北陰此或當高而陰故也夫眞人常御九龍左驂名

飈右服名欻既履山頂故指乘其右驂今大茅嶺上向東行有路傍山平治狀如人功足通軌轍相傳皆呼此爲飈輪迹乃無埋沒石壇既未顯金寶亦難測所埋又疑洞天中央玄窻之上不應乃近南門復恐在中茅間邑人耆老亦不復知仙人市壇處自隱居來此山七八年尚未得窮歷踐行而況悠悠之徒令其究竟之耶所以來得遍履者患于無良侶可同登陟之艱獨行又覺踽踽是以遂爾淹稽常所耻恨比日方負杖孤游庶當委曲所聞所見耳

又

中茅山東有小穴穴口纔如狗竇劣容人入耳愈入愈濶外以磐石掩塞穴口餘小穿如盃大使山靈守衛之此磐石亦時開發耳謂之陰宮之阿門子勤齋戒尋之得從此入易於良常洞口其中多沙路曲僻經水處不大便易有道路遠不如小阿穴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入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此即洞天東門也隱量乃可知處自未敢輕索入耳前傳云洞宮出土上計十三四里許今此云三四里便是掖門者是近山下已薄而門勢又未平計入門復應向下數里乃得至宮耳入口便明者此爲內光出照不必關外日者也

又

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亦以石塡穴口但精齋向心於司命又常以二日登山延迎請祝自然得見吾也誠之至矣陰宮何足不觀乎左慈復何人耶此即南面之東便門應在柏枝礲石穴中此礲小穴甚多惟卒分別

必須精感得開乃可議入云二日者謂十二月二日依傳說年有兩日恐三月十八日諠譁雜鬧非專請之宜故也左慈以成仙人質見易于俗所以三月清齋便得入洞長史雖挺分高邈而形識猶昧豈可相比此語是欲相獎勵耳長史後答亦作此意仰酬之也

又

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東卿司命君是其日上要總眞王君太虛眞人東海青童合會於句曲之山游看洞室好道者欲求神仙宜預齋戒待此日登山請乞篤志心誠者三君自即見之抽引令前授以要道以入洞門辟兵水之災見太平聖君按中君書云常以二日登山延迎請祝即請十二月二日不見道三月十八日者屢有正月中耳今臘月二日多寒雪遠近畧無來者惟三月十八日輒公私雲集車有數百乘人將四五千道俗男女狀如都市之衆看人惟共登山作靈寶唱讚事訖便散豈復有深誠密契願覩神眞者乎縱時有至誠一兩人復患此諠穢終不能得專心自達如此抽引乞恩無因得果矣惟隱居所住中巖禁斷清年得無游雜既去洞隔嶺人自不知至於此也

又

良常山西南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往時別宅處也亦可合丹司命初過江立宅于此以自蕩滌質對神鬼今按垂之爲言如是邊際此正應在長史宅後大橫之西今父老相傳乃言大茅之西北平地棠梨樹間名下薄處言是司命君故宅耕墾至肥良多見磚瓦故物似經住止處亦驗烈不可穢犯君此審是則宜言中茅之西不應遠舉良常大都眞人語自不正的遇所隱處便言耳昔時山下遠近諸處長林榛劣遮天蔽日無處不可隱密即今所伐耕稼四通九達山中亦皆顯露時移事異不復可准乃言未久如此正復五六十年來漸劇耳

又

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其間當有纍石如竈形竈間或有寄生樹樹如曲蓋形此處至好但恨淺耳雖爾自足此處今亦存但無復有寄生曲樹耳亦帶北洞流水其左右並近大路所以言淺即今凋迥無復可往也

又

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危不安要自足立外靜舍也今此中以去多荒蕪漸近村埭並不足復居昔時言去縣小近往來爲易又近洞口所以屢及之耳外靜舍當以俟游賓從憩止非自往脩行之所益知是欲相近之意也顧居士所撰本此中向近所標精舍地一篇今視掾書者不以相次乃別出在長史所營宅前耳此後長史答書道西北地危仍次菌山不酬金鄉至室語明知本別啜之也

又

句曲之山有名菌山此山至佳亦有金乃可往採入土不過一二尺耳吾昔臨去時曾埋金於此欲服金者可往取但當不中以營私累耳今人不復識呼菌山形當如菌孤立亦或是囷倉之囷形如囷也按大茅山後長阿積金東凹地有一山子獨秀如博山爐且又近積金山恐此或當是即今多石及樹木但金之所在指一兩處亦難可尋索惟起乞垂賜所不論耳意欲營轉鍊之事亦指此山前臨長澗東流水至幽隱有形勢若基構有期當更宣述耳

又

大茅山有玄帝時銅罪古鼎字罪可容四五斛許偃刻

甚精好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上有盤石掩罪上
玄帝時命東海神使埋藏于此此亦當是移安息石
乃多石每吉日遠近道士咸登上燒香禮拜無復草
木累石爲小壇昔經有小兎屋爲風所倒尋古來帝
王並重鼎器者以其兩鉉法日月三足法三才能烹
飪熟成萬物兼自能輕重神變隱顯故也中君後答
云鑄羽山之銅以作之
諸有洞天之山皆爾

又

大茅山下亦有泉水其下可立靜舍近水口處乃佳
當小危不安耳今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小
出下便平比世有來居之者惟宋初
女道士徐漂女爲廣州刺史陸徵所供養在洞口前
住積年亡女弟子姓宋名高潔物莫能干年老而
亡仍葬山南宋女弟子姓潘又襲住于今尚在元徵
中有數男人復來其前而居至齊初乃勑句容人王
文清仍此立館號爲崇元開置堂宇廂廊殊爲方副
常有七八道士皆資俸力自二十許年遠近男女互
來依約周流數里廢舍十餘坊而道上道者甚寡不
過脩靈寶齋及章符而已近有一女人來洞口住勤
于灑掃自稱洞吏頗作巫師占卜多雜浮假此例亦
處處有之大茅東西亦有澗水有晉末得道者任敦
住處合藥竈塘猶存今有薛彪數人居之
又有朱法永近小山上快矚眺而乏水

又

良常山對穴口東視小山之嶺其上有埋銅數千斤
以磐石填其上漢時其山下有屈氏家大富財有巨
億埋銅器于此于今在也亦有錢錢在西北小山上
向也今此山具存無知其錢銅處縱有彷彿亦不識
尋視此山明地高下墩澗不似經墟村住處恐
歲代久遠勢
迹乖異故也

又

曾得往年三月一日八月八日二書三月一日書云今當墾赤石田日爲往來之階亦竟不就事也復云豈可遐弃坐觀存沒哉此道自決求眞之精誠也心不在我不可責人使必成之也赤石田今中茅西十許里有大塘食澗水久廢不修隱居今更築治爲田十餘頃長史昔意欲避形迹因作田之階得數處望靈山而遇旱塘壞竟不果所以此書譏之耳都不齋而有書云齋戒也此亦有答明辭奏不可輕妄動靜必皆聞徹矣八月八日書云謹操身詣大茅之端乞特見採錄使目接溫顏耳聆玉音此語爲求道之甚急也得近書具至心可勤道奬志也司命君自在東宮又書不應總合德有輕重之故也司命常住大霍之赤城此間惟有府曹耳具位有高卑故不宜共作辭啓二君雖同居華陽而宮府各異不得同紙凡書奏不如口啓於此可具鑒其儀格耳○按此三條並言書疏事長史後答高卑有差降班次有等級及凡書疏之興所以運達意指云云正答此耳

又

吾等已自相知之厚薄書疏亦甚爲班班欲停之如何此是長史輕脫置書於他家靜中而去恐方將人到又致漏泄眞靈愼密故有此語欲戒試其心事耳長史後答此言亦殆爲巧便

又

此書疏愼示俗人脫有見者掘壞靈山爾之罪大也

恐俗人貪狡之徒知此金寶處堪鑿掘則事由宣泄此罪眞爲不輕非但爾時敎戒亦傳貽無窮將來諸子咸共秘之 右定錄中君答長史前書說句曲山事訖此長史前書無本出今惟有後答亦隨條奉酬次第如左

許穆答定錄中君書

昔年十餘歲時述虛此乃應是墟字而由來皆作墟字卽今之山西村名也閒耆宿有見語茅山上故昔有仙人乃有市處早已徙去後見包公問動靜此君見答今故在此山非爲徙去此山洞庭之西門通太湖苞山中所以仙人在中住也惟說中仙君一人字不言有兄弟三人不分別長少不道司命君尊遠別治東宮未見傳記乃知高卑有差降班次有等級耳輒敬承誨命於此而改此長史又更答書云今有所起草存故得撰錄而前紙斷失亦非起端語也包公是鮑靚何容人悉呼作包也答書時已是蒙示傳記是乙丑年初矣

又

告小阿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入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不審此洞天之別炁爲耶此洞天中官府曠大云宮室數百間屋官屬正二仙君兄弟復有他仙官男女凡有幾許人爲直是石室亦有金堂玉房耶宮室與洞庭苞山相連不包公及妹朱氏昔在世曾得入此

宮不二人爲未得登舉作地下主者耶治在何處愚昧冒啓懼有干忤包公及妹事前中君書無有當復是別啞今更重問并洞中事定錄又答在後也

又

市山之盤石市名之存由於此也今之孜孜志慕於道無心金玉尊靈所置惟助令彌密耳豈有掘犯理耶此故爲未之照察也山左右泉水金玉津液其地亦可立靜舍合丹輙當以爲意此上答天市泉水可住事而竟無所立也不審玄帝是何世耶後生蒙蒙多所不及願告顓臾水王故號玄帝外書亦爾長史脫致疑問耳此條復有答在後

又

告中茅山東有小穴陰宮之阿門入道差易後當以漸齋脩而尋求之靈宗垂念便以爲造金門而登玉房也但存遲速之間不敢悒遲有如此教示而不速求游闢一何可恨所以衆靈每勤勤引勸

又

告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欣見啓悟喜稟德音精誠注向沐浴自新既聞吉日至時密造區區之誠靈寔鑒照此道南面之東門與小阿東門相似者

又

告左慈復何人也此見獎勗之言恩念下逮益令欣慕傳上亦載此事

又

告良常西南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君往時別宅亦可合丹穆自見傳記鄙心竊志欲尋司命君往昔之舊宇高棲之所託患未能審知耳今輒當隱量求處臨時告悟傳上亦載此事甚難可必審故更乞告示也

又

告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累石如龜寄生樹如曲蓋爲誌往當尋其所告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危不安可立外靜舍愚意本自欲立內外靜舍輒當疇量在宜亦不聞立此外靜事而今有一累石壇歷然相傳乃言掾於此壇化遯也每往拜視輒感歎纏心

又

告菌山至佳司命臨去埋金於此欲服金者可取且窴有合金液意今未敢議此若山居積年脩學日進後而事可得密者臨時啓質中君書云吾昔臨去埋金不道司命長史此答誤耳

又

告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此帝王之所

器疏示

後生益增稟厲承下亦可以立靜舍感備告悟

又

告笞屈氏埋銅及錢此通非所擬向也聞此遠事世代變易能不悲歎

又

昔初拜八月八日書已操身至述虛此猶是前村徐汎家尋家信見報云得應言未可登山便承此而歸直致此書於朱家靜中耳愚心鄙近亦以肉人穢濁精誠不墾無能上達不悟已暢高聽得蒙省察辭與事違悚息而已長史玄挺動靜聞徹屑辭所向便已關奏蒙報或是得楊君所傳者徐汎家今猶存後所云徐偶即應是汎後所以知井宅處亦云其祖曾爲長史門生也

又

昔占赤石田利近山下爲往來之階此乃丹誠尋遇天旱佃不收塘壞穆尋見用出此事力未展非爲息懷今方居山下故當脩墾以此去洞口遠故不欲安耳此田既在大茅中茅之西去大山近瞻仰禮拜乃佳而言去洞口遠當是道去北洞口遠耳此田雖食澗水旱時微少塘又難立不知後當遂墾之不今塘尚決補築當用數百夫則可溉田十許頃隱居館中門人亦於此隨水播植常願脩復此塘以追遠跡兼爲百姓之惠也

又

告書疏班班欲停之如何凡書疏之興所以運達意

旨既蒙眷逮親奉覲對司命君二仙靈顏則天啓其
願沐浴聖恩豈復煩書疏耶所謂得魚而忘筌也此蓋
不欲停之辭故引以回見於理極好

又

不審左公今何在又有葛孝先亦言得道今在何處
肉人喁喁爲欲知之葛既鄉人所以及問此條亦有且復有問定録後答在後○此上並長史答定録復答玄帝云云

答許長史

玄帝者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德號顓頊顓頊父君弱水之鄉顓身陶七河之津是爲玄帝也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導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於是乘結元之輦北巡幽陵南至交趾西濟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類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屬焉四行天下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爲寶鼎各獻以一於洞山神峰不獨句曲一山而已此所謂玄帝也此後並中君答前所諮問四條事復以闕上紙也說顓頊與五符語正同五符唯無埋鼎一事耳

鮑靚靚及妹竝是其七世祖李湛張慮本杜陵北鄉人也在渭橋爲客舍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令福逮於靚等使易世變練改氏更生合爲兄弟耳根胄雖

異德蔭者同故當同心氏族也今並作地下主者在洞宮中靚所受學本自薄淺質又撓滯故不得多也欲知之其事如此亦如子七世祖父許肇字子阿者有賑救之仁拯飢之德故令雲蔭流後陰功垂澤是以今得有好尚仙眞之心者亦有由而然也物皆有因會非徒爾而得之者矣此書時先生誠事未授所以論及子阿功蔭也鮑亦通神而敦尚房中之事故云撓滯後用陰君太玄陰生符爲太清尸解之法當是主者之最高品矣緣運事乃如此相關今人之善惡豈曰徒然

問葛玄玄善於變幻而拙於用身今正得不然而已非仙人也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無所不至但幾於未得受職耳亦恒與謝稚堅黃子陽郭聲子相隨葛玄字孝先是抱朴從祖卽鄭思遠之師也少入山得仙時人咸莫測所在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爲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長史所以有問今答如此便是地仙耳靈寶所云太極左仙公於斯妄乎

左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鑪火九華之益左慈字元放李仲甫弟子卽葛玄之師也魏武父子招集諸方士慈亦同在中建安末渡江尋山仍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華丹九華丹是太清中經法小括卽小括蒼山在永嘉橘谿之北凡此諸人術解甚多而仙第猶下者並是不聞三品高業故也許先生所以興歎

句曲有五門有心立志清齋三月登尋此門皆可卽

得得可入但人自不能齋尋之耳來問欲知宮室所
作濶狹多少男女主領人數當更相示來疏亦復泰
盡耶勤自當見亦何事爾亦何事爾又當先呈啓司
命司命令答道宮室之委曲者吾乃敢言之耳此自
是司命之別宮吾人亦不得爲洞臺之正主也按後所論
諸宮僚人物當是已爲啓司命乃具得受說之耳
右定錄後書答長史所問訖此從玄帝來凡五條

授許卿書　即長史也後當爲上清左卿　七月十五日夜

玄感凝會精期遠範標神映挺雙理自分必能鵬飛
辰阿雲扇靈元高振玉宇攜轡秀眞可謂邈乎其奇
落絕之視也於是洞陰之宮內臺下觀風無羽琅之
鼓草無瓊金之流響雖淳光正明動回五象固乞屈
之來觀小天之浮景耳何足絓卿司之至念紆蘭眞
以盼汜邪然鑒無不應圓想必通所以興詠事外迹
亦竝市苟誠之所企吾無隱也想善建重離之明以
期於必詣之會皓清明朗賢亦俱學而得耳不令我
等有蹙頻下風矣弘之而已此是授前書後一月日
復授此猶論答欲見洞宮事所以有後說也善建重離之明如似指魏傳青
錄文而長史名字不相應既已稱俯玄仰白在瓊及
前則此別當有義
況也○並眞誥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三終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三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道四

晉三

保命小君茅衷字思和盈第三弟漢西河太守從兄得道爲司三官保命仙授楊羲書六月十六日夜小君授書此

許朝者暴殺新野郡功曹張煥之又枉煞求龍馬此人皆看尋際會此告訴水官水官逼許斗使還其丘墳伺察家門當衰之子欲以塞對解逼示彼訟者耳是斗亾月亾日其應至矣君自受命當能治滅萬鬼

羅制千神且欲視君之用手耳欲令無他者宜以此
曰詣斗墓叱攝煥等制勑左官使更求考代震滅爭
源也可勿宣此當我假威於君矣不知君宜往試攝
滅之耳滅鬼之迹事中蹔應爾此令楊君爲長史家
攝遏家訟也許朝先
爲南陽郡故得殺新野人而此三人事不出周勑誥
先生中當是四十三條限也斗爲仙品而猶被水官
之逼者是喪服中殃氣尚相
關涉故也○許朝爲長史叔

又六月三十夜小君
授書密密示之

以夢告於虎牙使令夫婦明輸此四種詭以酬四帥
之會鬼者何以不復憶此可餘問餘問謂今與同勿
鬼帥本亦道家之祭酒也
得下解法受書爲鬼帥耳
忽忽耳非使此四

既有酬詭後長爲已用心也所以夢假於玉斧之形
者虎牙魂魄未得通接仙眞故也玉斧清淨藻潔久
齊濯魄心近於仙故假象以通夢也通夢而猶不悟
可謂信之不篤或悟而忘其詭可謂篤而不思
夫詭誓者悉皆受命密交愼不可令人知外書云我
聞有命不可以示人乎毛詩揚之水篇云我聞有
命不可以告人當謂此也

又七月二日夜
小君授書

許賤者戴石子之女也爲讎家薛世等所殺又世殺
賤抱小兒阿寧賤今在水官與兒相隨骸骨流漂亦
訟在三官求對考今生人也寧見殺時頭先患瘡瘡

流面目 檢譜不見戴賊當是婦人不顯名也

紫微夫人授作令與許長史 七月二十日夜

死生之機得失之會蓋更切耳何不遠存玄味耽虛標流乎求之近應應愈賒也此亦入失之路耳想體尚高韻不細求之於 告許長史 六月八日夜

古之至人獨秉靈一之符玄覽委順之化明坦途而合變捫冥樞以齊物故自然之表則存之而不論域領之內則論之而不議矣昔玄風泯絕埃氣彌氛弘猶淪褒澆僞滋起馳驟之徒替眞於崖分之外躁競之羣饕利於形名之肆擅志生流蕩之患希求致矜伐之累乖常適於所適離至當於非當矣名身孰親道家良籤履淹者守一之至戒良可歎息 籤謂應作箴

與許長史 八月六日夜授 以與許長史

許長史所使人盜他家狗六頭於長史竈下蒸煮共食之長史何以不檢校使臭腥之氣薰染肴飯既食而步上道亦已犯眞人之星也

有一白犬俗家以許禱土地鬼神云何令人盜烹之土地神言許長史教之使爾不言小人盜自爾也密尋之爾在宇下而不覺恐方有此此亦足以爲一病

宜慎

告長史

戲言猶耳許長史勿笑此落廓不束高下失常定之勿疑若不加意勿單用此慎示人慎示人

授許長史

衰年體羸多爲風寒所乘當深頤養晏此無事上味玄元栖守絳津體寂至達心研内觀屏彼萬慮蕩濯他念乃始近其門戸耳若憂累多端人事未省雖復憩靈空洞存心淡泊纏綿亦弗能達也漁陽田豫曰人以老馳車輪者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以此喻老嗜好行來屑屑與年少爲黨耳若今能誓不復行者則立愈矣如其不爾則疹與年階可與心共議耶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有幹略爲并州刺史遷衛尉年老求遜位與司馬宣王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年八十二亡引此語以動長史令去官也

荀中候書示許長史

禮年七十懸車懸車者以年薄虞淵如日之昃體氣就損神候方落不可復勞形軀于風塵役方寸於外物矣許長史既至此時始可隱逸耶還親華陽之館修乎黄老之業北河之命方旌遷擢之華亦顯豈不

快哉今此疾方愈也不足憂也雖爾愼接於紛紛之務經緯人事之寒熱矣於今乃未可動脚動脚人當言爾鬼北河之命卽易遷所聞竇氏之言似有所疑者也此年六月憂長史不佳非重疾也今年許家鬼注小起雖爾無可苦保命及范中候已爲申陳之右帥晨許肇亦深以爲意無所憂也去留之會死生之事三官祕禁不宜外示今所以道此者蓋以(皮)謂應作彼字人已聞至道於胷心也且可官身未宜去位可去可罷方更相示也

保命答許長史

人家有疾病死喪衰厄光怪夢寤錢財滅耗可以禳厭唯應分解冢訟墓注爲急不能解釋禍方未已

答許長史

陸納兄弟清眞淳一有委伯子之風知欲有遠志欣然其祖父有陰德當慶流七世知陸苟子自誓乞苦齋一年欲受經(卿自)此二字後人儻蓋非眞更量之劉遵乃有好心早自知陸納兄名始並有德行祖名英仕吳丹陽太守苟子當是人小名納爲尚書令虞昭爲其(兄子)此二字後人先人字本猶可識事文書牽連身被攝繫方未已殆欲無理賴其在世粗有功德且其家福德強童聞累疊皆被上御事已散尋蒙追之其病雖篤無所憂許侯爲之甚至密相示

庾道季身處陽官貴勢不能順天用法憒憒慢信心形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積惡不改其罪目已定今臨命方欲修德以自濟免徒費千金之用不亦晚乎庾紞字道季亮第二子也幼有才辭文義升平中爲丹陽尹表除諸侯六十餘事太和初爲領軍如此形迹不似爲惡恐似聞戒修善故得中遂

太元眞人答許長史 類附

郁回父無辜戮人數百口取其財寶殃考深重(惋)謂應作怨字 主恒訟訴天曹早已申對回法應滅門但其修德既重一身免脫子孫豈得全耶回當保其天年但仙道之事去之遠矣郁回父鑒清儉有志行不應殺掠如此或是初過江時擺併所致不爾則在京時殺賊有濫也鑒年七十餘乃終卽得爲酆宮職

紫微王夫人授令因許長史示郁 八月十七日夜

平凝夷質淵通妙靈神造重絕栖眞攝生太玄植簡太素刋名金庭內曜玉華外瑩朱軒四駕嘯命衆精騁龍玄洲飛雲浮冥必能上友逸臺之公下監御于太清矣

中君因許長史示郁

希遐遠曜冥響凝玄蕭浪上韻耽夢遯眞仰飛霄霧俯散霞根飛步四覺內觀七緣者則必有丹書秀簡帝房之錄玄聲八振栖身五嶽於是灌胎朝元吐納

六液從容三道誨此景福上可以策軒空洞下可以
反華變黑矣若形羈榮羅鼓輪華園乘波適物鳴簪
風塵外有謀道之名內有百憂來臻者適足勞天年
以騁思終歸骸於三宮耳齋之不專徒悟而無益可
謂意不盡言乎

蓋行眞炁當吐三納四乘七吞九令吸之不足躡之
失序神漏泝源精亡胎擾雖休糧日挹而莫知道與
年喪矣欲階此渡也其未接乎夫索長生者多津尋
靈塗者千百何必用永爐以盛火趣償責於三官耶

紫微夫人云郗若得道乃當爲太清監也若能聞要道而勤者當至此格若不專篤而守迷行外舍道法者則都失也○紫微前語與太元殊垂而如此所云當是迷不能勤乎要道司命顯其終迹故也

情不餘念者道乃來耳郗回猶未足以論至道耶小君郗綜婦丁淑英者有救窮之陰德又遇趙阜之厄而不言內慈自中玄感皇人故令福建於回使好仙也

綜墓在東平淑英今爲朱陵嬪數遊三上司命亦令聽政焉此二人當是回之曾祖也外書不顯郗瞿與薛春華至垂心於門宗初不以生人爲事然訟者多但不能威制之耳每見諫考訴者甚懃至此時節宜祠之耶此二人郗家之福鬼外書亦無此二人不知是何親郗雄與閻屈女不相當負石之役于今未了喜擊犯門宗心常殺絕此二人是

郗家之禍鬼郗(厶)黯除此名不可識與殷武姬被考以燒殺朱奢李賤以致災也其無後亦求代逮又與高豐相扇甚助馬頭之訟石公未便可得佳恐不止耳亦何趣欺其婦耶省來懃懃試爲掩正之亦無此諸人

唛許長史

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容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保命君授作按唛此應在乙丑年六月已前甲子歲中事始論此山受福之端也其地肥良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歷世游踐莫有知其處者

告許長史

地處少少耳隱略十餘頃許高而平者六七頃也既知其要覩其形勢便朗朗也故不曲示耳按傳中云金陵之地方三十七八頃恐是其大垠所至至于實錄正當十餘頃耳高平者是可住處也會登其地依說觀望自可領略粗知其處若爲仙眞度世及種民者無患不自然得至苟其非分徒攜手築室必當諸方不立趣使移去耳悠悠凡猥勿承此强欲居之○下金陵一條注不云保命從舊附錄

金陵之左右汧谷溪源陵之左有山也右有源汧名柳谷陵之西有源汧名陽谷名山內經福地誌曰伏龍之地在柳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棲正金陵之福地也按今呼爲柳谷汧者其源出小茅後田公泉而西南流至述墟首入大汧陽谷汧者今無復其名而長隱山岡後有小汧西流南折亦會述墟首又父老云陽谷汧源乃出中茅前大茅後數川注合爲一汧出山直西行北轉亦會大汧論兩汧相交之內即是此地大畧東西不得極正故兼以左右爲

言但今之所云二谷不知即是昔號不雖有耆相承傳譯漸失兼汧源廻異不必可指的爲據也上

古名此山爲岡山孔子福地記云岡山之間有伏龍之鄉可以避水辟病長生本所以名爲岡者亦金壇之質也是以百代百易非復本名良可歎也按今小茅東北一長大山名大橫山云本名鬱岡山山即在今所謂伏龍之東世又呼伏龍地爲死蛇岡亦粗有彷彿又見其長而高益呼爲長隱隱音於覲切其言可隱障也此岡山雖多細石亦可居耳近東南取長史宅至雷平間甚有可住處義興蔣負芻等今並立田舍於岡下近去長史宅四五里

示許玉斧八月二日夜小君授書此使示斧

許厚當謝詭南眞夫人吏兵告大章如此牙妻華新婦名厚

又

以小代大復請何爲當啓太上停之何如

又

牙亦爾耶勿悤悤演小子耳許牙何豫乎焉敢復相追爾娥與厚有水火之書吾近承南眞命推縛盡執也小鬼頭不制服豈足憂亦許長史用心之所剋也

又

許厚自是其丈人所責責亦至也責不以家事往來之賓經意意亦當得之也云何每爾此自家長之教忌不豫我也重謝斗當必釋耳范帥頃者以其不詭乃欲不復豫事我不聽之今無爲也詭當一須疾愈

送斗恒渴而飲不可飲食多困故而不可食子婦不經心亦不可不令知炊丈人之責耶故宜以家事爲勤爲爾不已或能致之於丈人宇下受教耶長史婦名科斗

右弼眞人王子喬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爲桐柏眞人右弼王領五嶽司侍帝宸

示許矣

越桐柏之金庭吳句曲之金陵養眞之福境成神之靈墟也五倍堯水東海傾人盡病炊武安兵其如予何由我帶近洞臺之幽門恃此而彷徉耳右弼王眞人受令密示許矣此卽桐柏帝晨所說言吳越之境唯此兩金最爲福地者也武安者秦將白起擊趙于長平一日坑殺四十萬人古來兵傷莫復酷此故別引之爲喻斯益所謂兵病不往洪波不登矣既帶近洞天神眞限衛故能令三災不大天以下注不云右弼

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週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傳中所載至第十天并及酆都五岳八海神仙遠方夷狄之洞既非此限並不獲疏出洞墟四郭上下皆石也上平處在土下正當十三四里而出上地耳此當是至太山頂爲言也東西四四十五里南北三十五里正方有原埠壠偃上葢正平也向云高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則是中央高四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下塽猶平其內虛空之處一百丈下塽猶邊漸下今云上葢正平是言其質平無凹凸處耳非直去如板也亦可是登壠阜之上則於天爲下耳

其內有陰暉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內明並日月矣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圓飛在玄空之中按諸洞天日月皆各有此名亦小小不同蓋猶是大天日月分精照之既云晝夜便有出沒亦當與今日月同其明晦今大天岸畔了不得窮此小天邊際殆可捫覩日月出入則應有限當是忽然起滅不由孔穴未知其形若大小耳

句曲之洞宮有五門南兩便門東西便門北大便門凡合五便門也今山南大洞即是南面之西便門東門似在栢枝隴中北良常洞即是北大便門而東西並不顯中君告云東便門在中茅東小茅阿口從此入至洞天最近而外口甚小又以石塞之事具在後則西便門亦當如此正應在今所呼作石墳處也栢枝乃有兩三洞口恐眞門外亦不開此三門精齋尋之自可見爾今南便門外雖大開而內已被塞當緣穢氣多故也北大洞猶有鬼神去來而眞仙人出入都不由五門皆歘爾無見設此門者爲示是山洞體製或外人應入故耳虛空之內皆有石堦曲出以承門口令得往來上下也人卒行出入者都不覺是洞天之中故自謂是外之道路也日月之光既自不異草木水澤又與外無別飛鳥交橫風雲蓊鬱亦不知所以疑之矣所謂洞天神宮靈妙無方不可得而議不可得而罔也世人採藥往往誤入諸洞中皆如此不便疑異之而未聞得入華陽中如左元放之徒是所不論然得入者雖出亦恐不復說之耳

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峩嵋南通羅浮皆大道也其門有小徑雜路阡陌抄會非一處也漢建安之中左元放聞傳者云江東有此神山故度江

尋之遂齋戒三月乃登山乃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君亦授以神芝三種元放周旋洞宮之內經年宮室結搆方圓整肅甚惋懼也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乎神靈往來相推校生死如地上之官家矣（今按地域方面則林屋在東南羅浮在西南惟岱宗峩嵋得正耳直道亦當五六千里此路至瀨川間便應徑通王屋清虛天也元放當是爲魏武所逼後仍來後眞受乃云清齋五年然後乃得深進內外宮耳三種芝恐是下品者也）

紫陽眞人周義山（宮受書爲紫陽眞人治葛衍山字季通汝陰人漢丞相勃七世孫從蘇林得道上詣太微）

喻楊羲書（興寧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夜鷄鳴喻書）

昔扉廓天津採華赤丘是時聲穎靈訣蒙塵華（喬此卽應是說初降華僑事字少倚人）發煥秀山高說延霄自謂玄響所振無往不豁既濯以靈波實望與物榮菴既未能暢業駢羅遊岫逐逸然後知悟言之際應玄至少於是佛（音弗）駕而旋偃靜葛臺夫玄刃無親流鑒遁眞若以雲辟一往想齊獨邁俯自啓灑動應潛逸始乃吾等並有欣慨耳往見況意相知篤末書云伏覽聖記事跡淵妙金策素著青錄玄定遂跨塵俗逍遥紫陽何蕭蕭之清遠眇眇之眞貴哉若能者矣請借來喻又云得道之階錯厲精神靖躬信宿洗誠求矜如斯而言

道已邇也然夤夜之間宜篤經營乃後得手結天維足浮靈網心遊太空目擊洞房不待久日也若五情愆波三魂越厹於是三眞舞劒黃闕捷關耳可不力之可不力之

授許長史六月二十日

東卿司命監太山之衆眞總括吳越之萬神可謂道淵德高折衝羣靈者也賈玄道李叔升言城生傳道流往竝受東卿君之要也玄道河東人周威王之末年生叔升涿郡人漢元帝時生道流北地人漢靈帝殿中將軍也城生吳人後漢劉聖公時爲武當郡尉受學至勤竝得眞道今在太山支子小陽山中此所謂地眞者也諸來作試者非一津而往矣或亦因人犯者此最難了也於斯之際可不愼乎此四人隸司命主察試學道者所以長史有書與賈賈卽呈司命司命亦答之並以在上卷此諸人名位小不顯外書周威王卽應是六國時威烈王也于時雖未立河東郡而卽地已有其名矣漢官無正殿中將軍或應中郎將也

清靈眞人裴玄仁

答許長史此書本眞誥稽神檢首章在定錄答長史玄帝五條前

昔累得書見意深照旨趣先書以年行西昊衰頹待老中夜慨歎莫與酬諮夫誠感有在亦得之無晚也次書告有年之志疇昔之好恒願眞人稟受要訣仰

接容景親奉徽音夫勤未上徹精未廣釐眞要之騁未可豫及也後漢書云吾發自玄授金闕素名跨邁世迹超登清虛何玄標之渺邈奇洞之淵遠哉欲克已洗心沐浴芳流若能斯者今其時矣末書云厠聞要旨當脩五靈自謂西造閬圃東遊玄洲不爲邈絕求矜而誘之引而致之是爲言貫于心良可啓矣恭佼（音效）五靈亦復至耳然道浮外迹未關內眞是以雲車靈轅相適猶遐昔曾軫華僑（依此而言則知華僑先亦蒙眞降矣）蓋應會敖世事有出嘿涂不必靜苟有分無志申公所病遇至不爲覆水始惋是以古唁有云逢時不邁山客抃粲者矣夫學道者固不宜恃其質分必當保任於清全矣於焉騁逸松期回輪紫清靈觀四響玄音合唱玉振雲奏不謀而和可謂秘道藏珍眞暉之上挺也子建志有年今因以反子昔旨耳（此一書似是裴君言且楊書此亦不與後玄帝相連恐非中君答也）

張生

書

得書知洗心謝過甚叙虛心相行復來張生頓首（覺題云許君）

近知來有北行事恨不面今致黃長命縷一枚後復

果不張生頓首覺題云楊君○夢見一人似女子著鳥毛衣賫此二短折封書來讀讀覺見憶昔有此語而猶多有所忘又夢後燒香當進前室　此並記夢見張天師書信云張生者即應是諱今疏示長史故不欲顯之又見系師注老子內解皆稱臣生稽首恐此亦可是系師書耳○並眞誥

按隱居眞誥如右英紫微爲王母女右弼王子喬爲周紫陽周季通及三茅君爲漢而其事則一時並見于晉太元中不堪分析故統屬之晉三茅之誥爲多因爲前列而右弼紫陽反附焉後卷葛洪亦在楊許之前以楊許類從眞誥也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三終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四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道五

晉四

許邁字叔玄小名映丹陽句容人許子阿七世孫子阿積仁蘊德其後應得登昇者三人度世者五人錄名太上策簡青宮邁清虛懷道遐棲世外永和四年絶跡臨安西山移臨海赤山度名東華爲地僊中品弟穆及子玉斧並得道眞

邁少好仙道父母既亾乃遣婦還家徧游名山采藥服氣後移入臨安西山改名玄字遠遊遺義之書○眞誥云邁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子猷乃修在三之敬

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晉書○東坡詩倘容逸石髓出此少問金堂更與嵇康求

謝邁妻孫氏書

邁總角好道立精舍於懸瀑山往來茅嶺惟朔望時節還家定省父母既終乃遣妻孫氏還家爲書以謝絕之孫爲書答邁以永和三年入臨安西山○經云邁先娶散騎常侍吳郡孫宏女居臨安山中爲書謝遣其妻

歎聞懸雷之響山鳥之鳴自爲蕭韶九成不能勝也偶景青蔥之下栖息巖岫之室以爲殿堂廣夏不能過也情願所終志絕於此吾其去矣長離別矣太平經○

自一作以

孫氏答失許邁書

愚下不才侍執巾櫛榮華福祿相與共之如何君子駕其大義輕見斥逐若以此處遐曠非婦人所便昔梁生陟嶺孟光是攜簫史登臺秦女不舍衛人修義夫妻同行老萊逃名偕儷俱逝豈非古人嘉遯之舉者許君垂離矣會稽志

與弟穆書

聞弟遠造上濛上清諸道也偶眞重幽雲林降也心觀靈元謝過也炁陶太素五神事也登七關之巍峩飛天壇也味三辰以積

遷日月五星虛落霄表精朗九玄此道高邈非是吾徒所得聞也亦由下挺稟淺未由望也然高行者常戒在危殆得趣者常險乎將失禍福之明於斯而用矣道親於勤神歸精感丹心待眞招之須臾若念慮百端狹以營道雖騁百年亦無冀也三官急難吾昔聞之在前重論排遣諸試難事得爲尒前通也七考之福既以播之於後子阿功業當復延及長史父子也因運乘易不亦速耶幾成而敗自已而作試校千端因邪而生耳想善加苦心勞形勤諸功德萬物云云亦何益哉斧子蕭蕭其可羨也各不自悟當造此事斧獨何人享其高乎歎獨絕超邈也師友之結得失所宗託景希眞在於此舉也吾方棲神岫宅蔭形深林采汧谷之幽芝掇丹草以成眞也成眞之辭小爲夸激昔約道成當還詭信雖未都通胤粗有髣髴亦欲暫偃洞野看望墳塋不期而往冀暫見弟因緣簡略臨書增懷映謝從曾祖本名映改名遠遊此十字榮弟注右一條先生被試後因事長史于時應已在蓋竹山定錄云辰年當暫出還人食詭則此應是丙寅丁卯年中書也

又

邁自懸溜移臨海赤山遇王世龍趙道玄傳太初遂師世龍受解束反行之道服玉液朝腦精之法臨應得道三官都禁左郎遣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白虎詰暎諸愆會定錄君遣中候李遵握火鈴而至魴等咲而歪即得度名東華爲地仙之中品

復遷蓋竹山中後與長史書○雲笈七籤云建興元年渡江入赤城山中往而不返師南海太守鮑靚太元眞人茅君

恨吾遇良師之太晚反滯性之不早吾得之狀艱辛地不能踰也許邁傳○眞誥亦載

許穆字思玄大名謐邁之弟博學有才章簡文皇帝久垂俗表之顧與時賢多所儔結仕歷尚書郎郡中正護軍長史給事中散騎常侍雖外混俗務而內脩眞學密授敎記遵行上道挺分所得乃爲上清眞人爵登侯伯位編卿司

情事定錄眞君當已說之矣崇賴成覆救濟之恩天

答右英夫人十一月十九日

車馬雖重爲路人所略推分任運有以招之不必丞

也柾子誠小還爲童史所偷故疾而惜之今冥鑒卽擒蓋所以懼惡而善者別矣今雖嘿然不言小人足知靈驗有訓在其中非直區區若此小小而不能坦也謹白 呈雲林右英夫人此所答右英授事事今不存

又

穆惶恐言沈染鄙俗流浪塵昧罪與年長愆隨日積幸遭玄運靈啓其會披散氛霧朗然達觀眞靈淸秀竝垂戒悟猥辱文翰蕤華藻成林金聲玉振規矩有章父子凡微無以堪荷夙興策勵不敢怠惰顒顒傾注言不自暢穆惶恐言此亦是答右英詩不審的是何詩亦似不存

答定錄君

穆惶恐言逢遇玄運得聞宗告每事將順啓悟胷心仁蔭纏綿仰感罔極至於始終之分天然定理樂生惡亾人情常感哭泣之哀奔臨之制內以敘情外以順禮賢庶所守莫之虧也穆內雖修道外故俗徒未能披褐山栖帶索獨往不得不叙順情禮允帖內外一旦違之既恩情未忍亦懼傷之者至矣定錄君嘗戒長史云哭者亦趣死之音哀者乃朽骨之大患恐吾子未悟之相爲憂耳極哀[illegible]則淫氣相及來子雖善[illegible]耳爾曹當奈張者何[illegible]或長史答定錄後書答右英也　來子[illegible]後毋張乃長史父妾

又答[illegible]人

夫人之言宛而附情弘道長教可謂遠矣輒當奉遵告勑使哀不至傷哭不過慟栖道任適不敢有違謹白此是答右英書本今闕所授事非謂前中君所告趣死之音者而亦應相關涉也

論華氏書

昔因華氏累白書敬靈道高邈音響冥絕仰瞻九霄注心罔墜矜逮不遺特蒙酬告雲華斐暢玉音粲發誘導恂恂啓悟丹至披覽欣欣五情悅懌某志好有年未獲剋遂缺失二字別本作剋遂恭黨幽晦始覩天日靈眞㊁此缺失一字別本作微字疑非請訓誨交湊剋已補過思繹鄙滯夙興勤惕悟寐自厲庶幾積誠卒獲微感玄運既會

奉覲有期(想)疑長此一字良爲延仰缺失二字別本作延仰生染迷俗沈溺塵昧不達上眞謂道盡此決欲習性以靜之損(厶)缺失一字四字朱書以寶之非爲色欲(厶)缺失一字多而患在難(厶)缺失一字至於水火之戒冰炭之喻朗然煚豁敬承清規務損之又損之(厶)謂應是以字至於死灰也歎覺悟之不早恨知機之將晚用火之言其旨頗微思之觸類良追愧悚

昔憑賴華氏每輒奬勸願其有成得見陶冶而躭味華競蹈道不篤恒欲與共清閑使意盡言苦而已趣向不同密言難遇然喁喁之懷要欲獻其丹款矣不審故可復有冀不此二書長史答先因通華僑意似酬前書而又言用火之言此授今闕○茅小君云五月中失日有言云華僑漏泄天文妄說虛無乃今華家父子被考於水官○華僑之失道由華騎之佞亂破壞其志念華團華西姑者三官因之以試觀試遂不過僑於是得有死罪故名簡早削奪尋輸頭皮於水官也可密尋彼家有此人名不是誰者○此前並是酬問華氏事不知是子年丑年耳○華僑晉陵冠族初頗通神鬼後入道漸漸眞仙來游皆使通意於長史而僑性輕躁多漏說冥旨被責故復使楊令授而華時之跡都不出世

與賈玄道書玄道粲司命主察學道者在泰山

欽想風流託心靡景愧以愆昧鄙恡素彰思自策勵沐浴陶冶濟否之階幸垂眷逮耳許玄惶恐再拜長史大名謐字思玄今此直云云其意未允詣賈先生此是長史聞楊宣周紫陽說賈玄道等主

知試校事故有此書賈卽以呈司命司命後所答云賈生近以此書來者也周君說事在第四卷中也

太元眞人答許長史

若夫能眇邈於當世則所重惟身也罕營外難者則無欲地矣是以古之學者握玄筌以藏領匿穎鏡於紛務凝神乎山巖之庭願眞於逸谷之津於是散髮高岫經緯我生暉暉景曜採吸五靈遊躡九道登元濯形投思絕空人事無營閉存三氣研諸妙精故能迴日薄之年反爲童嬰耳苟事累沙會交軒窒路但所守之不能勗也何試校之能停耶物物相要觸慮興患天人之眄豈時漏哉所司賞於脩業所試在於不日新矣賈生近以此書來託向疊疊可謂有情然無逝我梁有似逆詐耳

與中子虎牙書　虎牙名聰字元暉穆中男仕郡主簿功曹後爲輔國司馬

元興三年於家度世

十月九日詭上厨五人旨南山治此長史自記事旨應作指謂指誓雷平宅淨金也牙詣夫人詭當用雙金環汝無吾當具交以謝恩也

又

厚若有金貫便以奉夫人云以謝吏兵華功曹至意密語新婦脫婦字令知密之密之若無便可以二雙金

環奉詭勿忝勿忝若欲得體上所寶玩者爲好華功曹似是華僑而後又云楊意旨恐是非也厚似是虎牙婦也

又

吾近日疏與汝說二君應有詭其夕卽有誥云吾二人吏兵若無功詭後小子不復爲人使楊意旨中謂可用釵小君卽言釵所以導達開通自用也新婦有金釵卽可用可停貫也先詣夫人次詣二靈汝疇量之汝索鐶如一日疏新婦銀釵亦可用良無便當用鐶吾停汝辭須詭當詭辭繼其下也不復別作此書卽涉前事也

又

得佳清閑云勑汝脩內經是保命汝不答漠漠不當尒然此非常意皆發自冥妙當作本末答當奉行此意口又無言爲不可也內經或應是黃庭不尒卽應是洞房中法尒

又

陶休以二百紙與汝吾留百枚檢陶譜長史婦親屬不見名休者

又

斧白米已當向盡汝餉之此是供涂爲青飰者

又

遷告云汝當小不佳防之遷是易遷夫人也○長史妻同郡陶威女名科斗典

寧中亡卽入易遷宮受學○右此七條並長史與虎牙書

楊羲夢許長史書

十月二十三日夜夢在一大山上有人見告此是蒙山大洞室中也室四面坐相向皆柏床龍鬚席四壁多文字而不可了許長史着葛帴單衣白袷坐東面西向復有三人皆錦衣平上幘其一人自稱曰我趙叔臺父昔見汝於吳下矣吾坐北面南向許長史伏坐上因引筆作書乃沈吟思惟良久書畢卽見示曰此書可通否耶書曰

日月之道虔晟再拜今奉佳畫酒杯盤一具於南方來年六月可以入郭遣送之事好而又好水火之期求我於大木之日矣晟猶是成音漢時亦有人名此

登難之曰郭是何義長史答曰是洞中似郭非冢墓之郭也又難曰何以爲虔又答曰虔者敬之始下有文字敬之文耳又難曰何以爲晟答曰晟者日下成侍日成而月得耳三錦衣人同讚曰幸哉幸哉學不可欺往來至道之時。

許玉斧

穆小男名翽字道翔小名玉斧郡舉上計掾主簿並不赴清秀瑩結穅秕塵務居雷平山下修業勤精遂詣茅山北洞告終終後十六年度往東華受書爲上清仙公上相帝晨

與南眞辭

此是虎牙病時掾與南眞辭掾自書本

男生許玉斧辭玉斧以尸濁肉人受聖愍濟拔每賜敕誡實恩隆子孫常仰銜靈澤永賴天廕玉斧以駑鈍頑下質性難訓雖宿夜自厲患於愆失此夕夢悟尋思此意皆玉斧罪責慙懼屏營無地自曆靈道高

虛肉人未達真法惟執心守敬脩行寶祕而已或恐靈旨高遠誡諭幾微玉斧頑闇不能該悟如此之罪日月臻積違法犯誡亦當千萬神母仁宥輙復原赦故今日憂惶深重肝膽破碎惟晳（謂應作折字）骨思愆無補往過連陳啓煩多希請非所兼以愧怖玉斧歸誠乞誓以今日更始當洗濯心誠明於天地靜守形骸軌承訓誨乞原父穆兄虎牙大小罪考玉斧不脩乞身自受責原赦大小若神母遂見哀愍許玉斧思愆補過舉家端等受恩是永覩三光受命更生謹辭

南真告

虎牙慎不可復履淹及見人之新淹者三元驚散多喜殺人（保命告牙曰學道者常不能慎事尚自致百疴歸咎於神靈當風卧濕及責他於失覆皆癡人也安可以告玄妙哉）

與父書

三月八日拜疏玉斧言鄭恨奉勑尊猶患飲痛不除違遠竦息陰臑願今飡食無恙即日此蒙恩牙近至此便西願早至謹及疏玉斧再拜

又

玉斧言尊欲得六甲符似在句容牙處斧都不以書來山中願就牙器中料謹啓（此六甲符非靈飛也當是在右玄錄也）

又

玉斧言承近三日會流盃尊亦作詩後信願寄還謹啓

又

鹽茗即至願賜檳榔斧常須食謹啓恒須茗及檳榔亦是多痰飲意故云可數沐浴濯水疾之瘕也此書體重小異今世呼父爲尊於理乃好昔時儀多如此也

又

四月十七日拜疏玉斧漸熱不審尊體動靜何如願飲漸覺除違遠燋竦急假願出行即日此蒙恩謹及啓疏玉斧再拜

又

玉斧言有檳榔願賜今暫倩徐沈出至便反謹啓

又

四月十八日拜疏玉斧言昨徐沈啓願即至漸熱不審尊體康和飲漸覺除違遠戀竦牙如常揆時得出斧粗蒙恩謹及馮令史啓疏玉斧再拜揆是庶長兄也

又

四月二十一日拜疏玉斧言陰熱不審尊體動靜何如飲覺蒙恩陳輝來尊今日當至斧近齋惟尊來餘人難相見願道路安穩小史在戶內使不欲經遠或

淹謹及陳輝啓疏玉斧再拜此亦明眞齋惟在斷外人避淹而已小史當是其名而猶進小兒於室內使者貴勝人自不能躬親猥碎也

又

玉斧言揆牙亦得還此安穩謹啓

又

四月二十三日拜疏玉斧言奉勑昨夜至慰馳竦熱願尊體飡食無恙未得侍見戀慕旦陳滕啓疏願已至謹及啓疏玉斧再拜

又

玉斧言楊舍人弟病委頓爲懸耿想行當佳謹啓前楊書云老母今此云弟惟兩事顯耳其餘親族皆莫之聞

又

四月二十八日拜疏玉斧言昨奉勑慰竦息陰炁願尊體無恙飲覺除違燋竦謹及啓疏玉斧再拜

又

玉斧言錢卽與田主此間都無復蜜付二升餘華新婦欲得少許願分之亦長在中謹啓山家貧儉亦殊爲契濶華新婦卽牙妻也華琦孫名子容

又

五月四日拜疏玉斧言節至增感思濕熱不審尊體

動靜何如飲酒未除違遠竦灼服散徼得飲水猶是
得益願彼大小無恙尊五日當下願必果謹遣扶南
啓疏玉斧再拜

又

玉斧言陳鹿至尊賜脯及蒸蔥即至帝都已還束甚
得(ム)(ム)(ム)(ム)字失四謹啓從二十三日來凡三書長
史並似在縣下家中時也

又

玉斧言承舍人下恐過句容未進此湛家穀猶未熟
今遣朱生出叅願尊即令生反得穀願爲都作米此
無可舂者若至便當就合恐藥草燥得米下船乃可

採草謹啓

又

玉斧言此間釜小可正一斛不與甑相宜又上稻應
得釜用都有大釜容二斛已上者願與諸藥俱致無
見可否足借斧當於縣下少一行謹啓此求米及大
飯所須也云穀未熟當在十許字釜皆是作飢
下○右八條掾在山與答父書于時長史在都及縣
下也○
並眞誥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四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五

江東 梅鼎祚 篹輯

道六

晉五

楊羲晉成帝咸和五年生似是吳人來居句容少好學讀書該涉經史性淵懿沈厚與許長史年竝懸殊而早結神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爲公府舍人後脩劍解之道作告終之術輔佐東華爲司命董司吳越神靈人鬼皆關攝之雲笈七籤云晉孝武太元十一年

昇仙

與許長史穆書

楊羲云許先生前潛景逸世隱光九霄冥神洞觀願光靈府幸甚幸甚平昔周旋纏

綿明誓超羣先覺獨造方外○陶隱居云先生年乃大楊君三十歲先生初入東山時楊始年十六絕迹時年十九如此明楊小便好道也

書語耳

多有所道甚云云觀當乙二第七無慮也此一行楊君與長史

又

小君說言郗鑒今在三官爲劉季姜所訟爭三德事周馬頭在水官訟其壻引理甚苦郗朗伊香之二人今爲牙女子奇求此

范帥昨受江羅辭郗相今爲大曹吏所逮其婦形嬰桃受事未了方索

代人於此家　此自是宂聽小君之言語耳不令書之爲自疏識以示耳此二十二字是楊君自記與長史

又

辭四通已呈意氣安和

又

季主一男一女俱得道男名法育也女名濟華今皆在委羽山中濟華今日正讀三十九章猶未過竟此理亦欲難詳季主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暉令顏色如二十女子鬚長三尺黑如墨也昨日東卿君道此如所疏眞奇事也不知果云何耳此一行楊君自記與長史

又

季主託形隱景潛跡委羽紫陽傳具載其事也昨夜東卿至聊試請問季主本末東卿見答令疏如別爲以上呈願不恠之省訖付火此楊君與長史書今有華撰周君傳記季主事殊略未見別眞手書傳依此語則爲非也此前似有按語今闕失一行○季主臨去托形枕席爲代已之像入委羽山石室大有宮中受石精全光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

又

是後聖李君紀也大都與前者略同然東卿復兼有注解注解近萬餘言大奇作也昨來多論神化之事聊及季主耳去月又見授神虎經注解注解非世間所聞亦自不掌其旨也若更聞如季主比者自當密白此亦楊君與長史書也既是論季主事故仍以相次不復出置下卷長史撰眞仙傳欲以季主寂在前所以楊君爲請問本末也司命所注二經並未出世也

又

自隔暉塵行已今日東眄雲漢涕先言隕伏想玄宮融和所莅休宜時乘八風平蕩滓翳六天攝威消滅魔氣願使眞正之信流行三元玄無之感變無窮矣君前臨發頻煩想夢所見贈惠手跡爲信既感冥通銘得之後儵忽未頃如覺千載適能得之奇而難解所謂微乎妙哉微乎妙哉近卽疏記所夢密呈此先生被

試後楊君因書與之也

又

羲頓首頓首陰寒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未得覲傾企謹白不具楊羲頓首頓首

又

羲白公第三女昨來委瘵旦來小可猶未出外解羣情反側動靜馳白

又

頃疫癘可畏而猶未歇益以深憂　給事許掾君侯此六字折紙背題

又

羲白二吏事近即因謝主簿屬鄭西曹鄭西曹亦以即處聽但事未盡過耳專過便列上也自已以爲意此段陳胄王戎之徒實破的也謹白此書失上紙

又

羲頓首頓首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劉家昨夜去使人惻惻似中後定也羲明日早與主簿至墓上省之也晚或復覲楊羲頓首頓首

又

先昨亦得車問想當不審且以惋怛之自非研玄寶

精有凌霜之幹者亦自然之常也　長史許府君庆
此六字題折紙背上

又

義白奉賜絹使以充老母夏衣誠感西伯養老之惠然義受遇過泰榮流分外徒銜戢恩眷無以仰酬至於絹帛之錫非復所當小小供養猶足以自供耳謹付還願深見亮義白

又

義白此間故爲清淨既無塵埃且小掾住處亦佳但義尋還不得久共同耳尋更白義白
此二條共紙書又似失上紙

又

義頓首頓首宿昔更冷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此覲返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又

義白得主簿書云野中異事郤書別答奉覲一二謹白
此背無題恐失下紙

又

義頓首頓首旦白反不散風燥奉告承安和行奉勤白書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又

義白雲芝法不得付此信往義別當自齎謹白　長史許府君侯侍者白此九字題折紙背尋楊與長史名白又自稱名云尊體於儀式不正可解既非接綵意又乖師資法正當是作貴賤推敬長少謙揖意尔侍者之號即其事也都不見長史與楊書既是經師亦不應致輕此並應時制宜不可必以爲准

又

義頓首頓首吉日攸慶未覲延情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義燒香始訖正爾當暫還家靜中晚乃親展謹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又

義白野中未復近問然華新婦已當佳也惟猶懸心奉覲乙二

又

義白承今日穫稻昨已遣陳伋經紀食飲守視之謹白　長史許府君侯此六字題折紙背應在山廨中答書十月五日也

又

義白符書訖有答教事脫忩送適欲遣承會得告今封付別當抄寫正本以呈也不審竟得服制蠲免未若脫未就事者當以入年爲始耶義前所得分者即服日日爲常不正聞有他異惟覺初時作六七日聞頭腦中熱腹中校沸耳其餘無他想或漸有理謹白

又

羲白主簿孝廉在此奉集惟小慰釋小掾獨處彼方甚當悒悒羲比日追懷眷想不可言工下頃粗可承行垂念謹白

又

羲白昨及今比有答教事甚忽忽始小閑爾頃在東山所得手筆及所聞本末往當以呈比展乃宣羲白

又

羲白奉告具諸一二動靜每垂誨示勞損反側羲白

又

羲白五色紙故在小郎處不令失也謹白

又

羲白明日當東山主簿二台當同行復有解厨事小郎又無馬羲即日答公教明日當先思共相併載致理耳不審尊馬可得送以來否此間草易於都下彼幸不用方欲周旋三秀數日事也謹白 右此前五書並是在縣答長史書或是單疏或失上紙也

又

羲白許東與昨中後見顧主人猶小設亦不覺久垂當去張泓續至其時日猶可也奉告云扶關入門甚

爲異事由義不能節適酒食量宜遣賓伏用悚息願
復察恕謹白此事在都答書長史當在護軍府中時

又

義白承撰集得五十許人又作叙眞當可視乃益味玄之徒有以奬勸伏以慨然義聞似當多此比類暮當倒笈尋料得者遣送謹白

又

已具紙筆須成當自手寫一通也願以寫白石耳願勿以見人此當是求石方或是五公脥法楊書自此後並是掾去世後事不知誰領錄得存當是黃民就其伯間得也

又

義白漢書載季主事不乃委曲秘公撰高士傳如爲清約輒寫秘所撰季主專狀讚如別謹呈洞房先進經已寫當奉可令王曠來取一作已白恐忘之謹又白

又

義白承昨雨不得詣公想明必得委曲耳明晴暫覲乃宣義白此三書似失上紙並是在都時答

又

義頓首頓首晴猶冷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比復親

展反命不備楊義頓首頓首　長史許府君庑侍者
白此九字題折紙背

又

義白季主學業幽玄且道跡至勝乃當在卷之上首
耶東卿君大歎季主之爲人又羨委羽之高沖矣承
撰集粗畢極當可視未覩華翰預已欣歎奉覲一二
謹白所書東卿論季主事本別書青紙與此不相隨今在第四篇中

又

所撰要當令得七十二人不審已得幾人若人少者
亦當思啓冥中求其類例也然造一段作且當徐徐
未可便出也亦欲自繕寫一通呈明公明公常所存
棲乃希心於此者也義白

又

義白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亦七十二人劉向撰列仙
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宗亦七十二人陳長
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此陳留耆舊也此一書首尾具而不見題當是函封也

又

義白別紙事覺憶有此乃至佳可上著傳中也輒待
保降當咨呈求姓字亦又當見東卿此月內都當令
成畢也動靜以白此又失上紙書語是初送神仙傳答也保降者須保命君來也又注

此并書並似在縣下時非京都也

又

仙傳猶未得治益要當待東卿至乃委曲耳昨日更委曲再三讀之故爲名作益以慨然符待晴當畫之別白

又

羲白傳未得書上王生所以尔者欲以見東卿東卿近來倉卒不得啓此須後至乃呈尊處已別有一本不審可留此處本否羲又欲更有所上所上者畢乃頓以奉還也謹白長史此仙傳遂不顯世不解那得如此恐楊以呈司命不許眞事宣行因隱絕之也

又

不審方隅山中幽人爲已設坐於易遷戶中未聊白方隅幽人即謂掾也令設虛座於其毋戶中耳

又

信還須牛明日食竟遣送右此書失上紙亦應是函封在縣下時

又

羲頓首奉反告承服散三旦宣通心中此是得力深慰馳情願善將和無復感動羲頃公私勿勿是故替覲小闋奉展楊羲頓首頓首

又

承二紀有患懸情近得師子書都不道病此必輕徼小晴遣信參之謹白

又

承石生往可念羲乃識之頃者甚多暴卒亦無題此似都下書

又

羲頓首頓首奉告見所疏夢幷上章本末尋省反覆夢旣是注章亦苦到甚以慨然想此煩惱尋散滅耳比行奉覲楊羲頓首頓首

又

別疏願不以示人諸所屈曲奉覲一二

又

尊所疏夢當可解尒然六要是注氣之作也羲白

又

羲近連亦夢小掾有所道小云云大都無他耳亦欲不復信夢悟故不上白耳尊痏患未和多當是注烝小動所以爾耳上章根具亦當足滅之謹白

又

羲白昔得小掾細白布青紙香珠之屬然此逼左道虛妄之說是故不復稍說耳自當以此物期之甲申

也諸所曲屈筆不能盡謹白自掾去後楊多有諸感楊每及之也世中多不愜信幽顯所以不欲備說耳來已經太元九年元嘉二十一年兩甲申矣不知此所期謂在何時謂丁亥數周之甲申乎

又

羲頓首頓首奉告承尊體不和餘疹連動懸情灼灼想當偶爾行損承欲章書自陳亦足以斷注鬼之害也夢悟亦不可專信惟當以心鎮之耳尋復平承楊羲頓首頓首

又

承紀謁者還欣之尊已相見問其委曲邪謹白

又

自小掾去世後落無月不作十數夢見之又於睡臥之際亦形見委曲也所言所行如平存爾然不信既著遠近所嗤不敢復言者之也

又

見告今具道夢聊復以白願不恠忤若尊意謂此爲岡岡者願見還當卽以付火此書無題亦是函封掾于時諸游賢或聞楊降神信者多所請問不信者則興詬毀故有此言以厲之

又

三月十九日夜夢小掾來在此靜中坐良久自說小

茅山三會水處極可看戲向從四平山中來路上見叔父持火炬滿手欲以作變先生可向阿郎道如此鬼火使人口噤不得語此物乃化爲風先生知之不小掾又曰方山大有侯叔草異佳葉乃大昨乃大取近乃失去布複欲就先生乞此衣掾兩庶生叔並早亡不知此當是誰者方山即四平山所謂游處方源常與龍伯高等爲旅也既採南燭又乞複袱則在洞中者猶須衣食故云杜廣平亦伐薪貿糧而況今洞上之士乎斯眞豈復不知斷穀特是不應爲之耳

又

小掾又曰今葬處不吉斷墓脉多所云云右十九日夕所夢此則前書所云以白者如此則掾亦還葬舊墓雖曰虛塚猶須吉地○右與長史書今所見眞手者訖此舊本楊羲書有誤相連今爲分析者五處許長史書原在羲書之後當以眞降在楊由楊受許耳然許長於楊今移置前

答許玉斧書雲笈七籤云玉斧師楊先生授上清三天正法

(ム)(ム)前少一行又闕失上兩字情兼無以喻懷尋省來告粗承同之僕尋往相見近矣比者翹注良不可言給事和安即長史也以十九日南州二十二日當還功曹已入昨相見慰懷功曹掾庶長兄小名揆者也方尔悠悠未卒歸也將琴絃之陰德乎聊當一笑琴絃事出彭素經房中之術也○舊連下爲一篇此即日無他公明日當復南州與大司馬別大司馬剋二十六發也第七似不從征公是簡文爲司徒也大司馬是桓溫也鎮

在姑熟應北伐慕容第七似掾叔小名嗣伯者爲尚書郎于時是太和四年巳巳歲三月中書也

又

乃遠送米將供洞齋之備耶若君遠研玄鏡澄聲上音在深林之中遐人事之跡使此物之來卒無緣也於今逢耳誠理盡備矣洞齋即大洞齋法今有眞書小訣如此則掾是備行上品七卷耳

又

想所寫已了校當令熟秋冬之間其經當復示也不知是何經明年掾便遁化也

又

故服飢不春草生此物易尋想數詣玄水之處逍遙也僕此月必往叙其不久南燭冬乃不彫春時色味爛好既呼爲飢則是掾合服石和者所以定錄云次服飢飯兼穀無違但一劑千杷其事不同耳即不知玄水在何處也

又

亦不煩屬李李疾病未攝事承田已爲勞意勑語陳暉如此必有秋望也此誠小小不暫勞君意者則事去矣

又

給事云南州還當弁急四月半間欲至東山想無差錯矣比更告茶一簿直注行下云茶一簿未正可解當爲寄與掾也茶則是茗掾患

淡飲所須兼
亦以少寐也

又

一日不見君常恐鄙悋之心已生矣君未復能屑屑
中出於風塵之間耶右八條楊書並是在都送還山
然作君僕　與掾失上紙此書師與弟子灼
用古體也

答許虎牙書

承給事體氣如故且甚悚延悚念侍省遑懼辭正尔燒
香入靜具啓夜當根陳情事使盡丹苦之理動靜別
白尋更承問此少上紙似在縣上
答虎牙道長史病事

又

糊連給事前後書上啓神母因書小掾幷呈前後答
神母云小掾截留給事書惟餘此見還此亦虎牙是
神母應南眞夫人右楊君在此所寫外書及自記事
幷語答長史兩掾諸書蹤及有存錄者記此又別有
紀事酬答眞人
書已在前篇中

白諸眞疏

羲以四月九日夜夢北行登高山上大有
宮室四面皆有大水見一白龍東向飛行
有白衣好女子於龍口中三入三出又有
一老翁著繡衣裳芙蓉冠拄赤九節杖而
立問公何等女子入龍口邪對曰此太素
玉女蕭子夫取龍烝以鍊形也問翁何人
曰我蓬萊仙公洛廣休治此蓬萊山又問
此龍何乘否曰以待眞人張誘世石慶安
許玉斧丁瑋寧此待宸帝官龍也須臾間
公呼此四賢至命人賦一詩各下山別初

下半山許主簿來公語主簿使飲太平家酒又戒之曰守一愼勿失後當用汝輔翼及到十日夜義具此夢上白諸眞惟紫微夫人見答衆眞並笑清靈曰以冥通冥也心感洞照有如南嶽君之力也

得此異夢分明如不睡不審是何等願告之意

紫微王夫人答

眞炁內感靈求萬方神表八玄形與魂翔此實著至之象事顯幽冥非虛構也如洛公語也可密示斧子等勿廣宣靈露中旨也非小事哉深愼又此一夢事既不自見本不知誰書所稱某處是楊君又當書此後東閭寫得以呈長史故云某爾又此四月或卽是乙丑年亦可是寅年耳○已上並眞誥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五終

書記洞詮卷第一百十六

道七

晉六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仕司徒掾諮議參軍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

與鄧嶽疏字伯山陳郡人歷平南將軍

洪咸和初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爲句漏令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游閒養著述不輟後忽與嶽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顏色如生體亦柔軟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 硏

謝安 見前

道民帖

六月廿日具記道民安惶恐言此月向終惟祥變在近號慕崩慟煩寃深酷不可居處比奉十七十八日二告承故不和甚馳灼大熱尊體復何如謹白記不具謝安惶恐再拜 淳化帖○黃伯思云謝安帖米以然於尊老或有之陶華陽爲僞者蓋以惶恐再拜當時罕用有帖云許玄惶恐再拜正晉世體

王羲之 見前

玉潤帖

官奴小女玉潤病來十餘日了不令民知昨來忽發痼至今轉篤又苦頭癰頭癰以潰尚不足憂痼病少有差者憂之燋心良不可言頃者艱疾未之有良由民爲家長不能剋已勤脩訓化上下多犯科誡以至於此民惟歸誠待罪而已此非復常言常辭想官奴辭以具不復多白上負道德下愧先生夫復何言 淳熙

續帖○黃云右軍爲獻之女玉潤請罪稱民謝太傅所稱道民安豈事五斗米道耶○官奴似獻之小字

南齊

高帝 見前

手詔孔靈產

靈產會稽山陰人深妍道幾徧覽仙籍歷
太中大夫加給事帝賜以鹿巾猿裘竹素
之器手
詔曰

君有古人之風賜以林下之服登從之日可以相存
也太平御覽

武帝見前

答陶隱居入山詔

弘景仕齊奉朝請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
許之仍賜皂帛十束燭二十挺及發公卿祖
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止於句容之句曲
山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疏皆以此代名

卿遣累卻粒尚想清虛山中閒靜得性所樂當善遂
嘉志也若有所須便可以聞

又別敕

朕月給上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茅山
志

顧道

答劉法先書旨

法先彭城人也時順觀著道經義於孔德
璋多有與奪法先與書討論同異顧道屈
服乃
答曰

自古之遷狂水火不避得足下此箴始覺醒悟既往
狂言不足在咫學道傳

梁

武帝見前

與陶隱居書

隱居仕南齊由振武將軍除奉朝請永明中上表辭祿於茅山積金嶺西立華陽館梁武帝義師次石頭亟陳圖讖貽書贊奬及即位使勅至山召之先生畫二牛一在野甚自得一衣以文繡有人扣刀執繩以隨帝曰是將學曳尾龜寧有可致之理乃與先生書因問享國之期曰吾曆數奢促如何先生啟云再環辰次又云光武一去四八今則直上七七然後乘彼白雲帝在祚四十九年其預軫來兆皆此類也

今萬乘爲累欲東向修弟子禮其可得乎

答陶隱居書

隱居耿尋上道究括綱領若梯景轡雲之速無如刀圭潛心注想惟朱黃爲闕武帝使舍人黃陸告先生想刀圭未就三大丹有闕宜及眞人眞心無難言也乃命弟子陸逸沖潘淵文開積金嶺東以爲轉鍊之所隱居謂丹品蓋多唯九轉所用藥石皆可尋求製方之體辭無浮長歷然可解乃緘願畢志天監四年出居嶺東有事于鑪燧明年元日開鼎無成重九復燧亟多不偶隱居以爲營非常事宜聲迹曠絕而此山密邇朝市巖林淺近人人皆云有望是丹家酷忌姑改服易氏遐遁東邁當去建晉中以其山海深曠民不知道見所云爲無關視聽吾若委形枕杖非不可爲是獨濟大道若脫爾便逝不可以爲教迹乃以意啓梁武梁武難之答書隱居撰意直往初欲入剡或度天台後入楠溪青嶂山復自海道過霍山還永嘉至太湄會上使司徒慧明迎還華陽營朱陽館以居

知欲徙卜想諮請幽勝謀及蓍龜但遷徙之日爲當使人爲當使鬼猶躡蹻因地其不滅也並華陽陶隱居內傳

梁朝士大夫

問陶隱居

某等白嘗竊觀仙書輒嗟欣忘倦徒深其文莫測其理尋七尺之體既同稟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緣獨超青雲而弊金石者乎先生領袖玄門學窮仙苑必有以竭其川岸請略聞雅說

陶弘景梁大同二年得道尸解爲金闕右卿蓬萊都水監

答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

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辨雖然試言之若直推竹柏之匹桐柳者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論若引庖刀湯稼從養漑之功者此又止其所從終無永固之期夫得仙者竝有異乎此但斯族復有數種今且談其正體凡質象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煉之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爲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爲仙者以藥石煉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

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於是各隨所業修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竟寂滅矣藝文類聚

請雨辭

乙未夏六月旱不雨積旬諸道士恒章奏永無雲氣隱居是與周共作辭依常朱書許紙於靜中奏之夜夢一人姓黃字元平東海人自稱趙丞使下官相聞前辭言語乃好但請雨應墨書請晴應朱旨願更墨書辭勿同前語周二十二日夜乃作墨辭於其廨庭壇自奏明旦周向家云昨夕有人報云今日中當雨爾旦天清赤熱了無雨意至禺中雲來入嶺至上便見風雲卒起未達隱居閒於路便雨得好溜唯在一山周迴左右耳

華陽隱居陶弘景道士周子良辭竊尋下民之命粒食爲本農功所資在於潤澤頃亢旱積旬苗稼焦涸遠近嗷嗷瞻天嘆息百姓祈請永無感降伏聞水雨之任有所司存願哀愍黔首霈垂沾渥呼風乃雲膚寸而合使洪潦溢川水陸咸濟則白鶴之詠復興於今共申至誠稽顙辭請謹辭

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十一日辭詣句曲華陽金壇洞天張理禁趙丞前周氏冥通記

進周氏冥通記啓

周子良字元龢內諱太玄字虛靈永嘉人隱居高第弟子天監中白日尸解時年二十隱居檢集平日眞降事跡爲四卷進之

臣弘景啓去十月將末忽有周氏事既在齋禁無由即得啓聞今謹撰事蹟凡四卷如別上呈但某覆鄣疑綱不早信悟追自咎悼分貽刻責淵文口具陳述伏願宥以闇惰謹啓

武帝答陶弘景手詔

省疏并見周氏遺蹟眞言顯然符驗前誥二三明白益爲奇特四卷今留之見淵文并具一二唯增讚歎十二月二十日神筆○周氏冥通記○注云右此周去時先生正在鬱岡隱齋禁限不獲即得啓聞後譔寫遺記畢方遣潘中正出啓上呈聖上登於內殿開讀四卷委曲備悉事事顧問亦隨事奉答○答不見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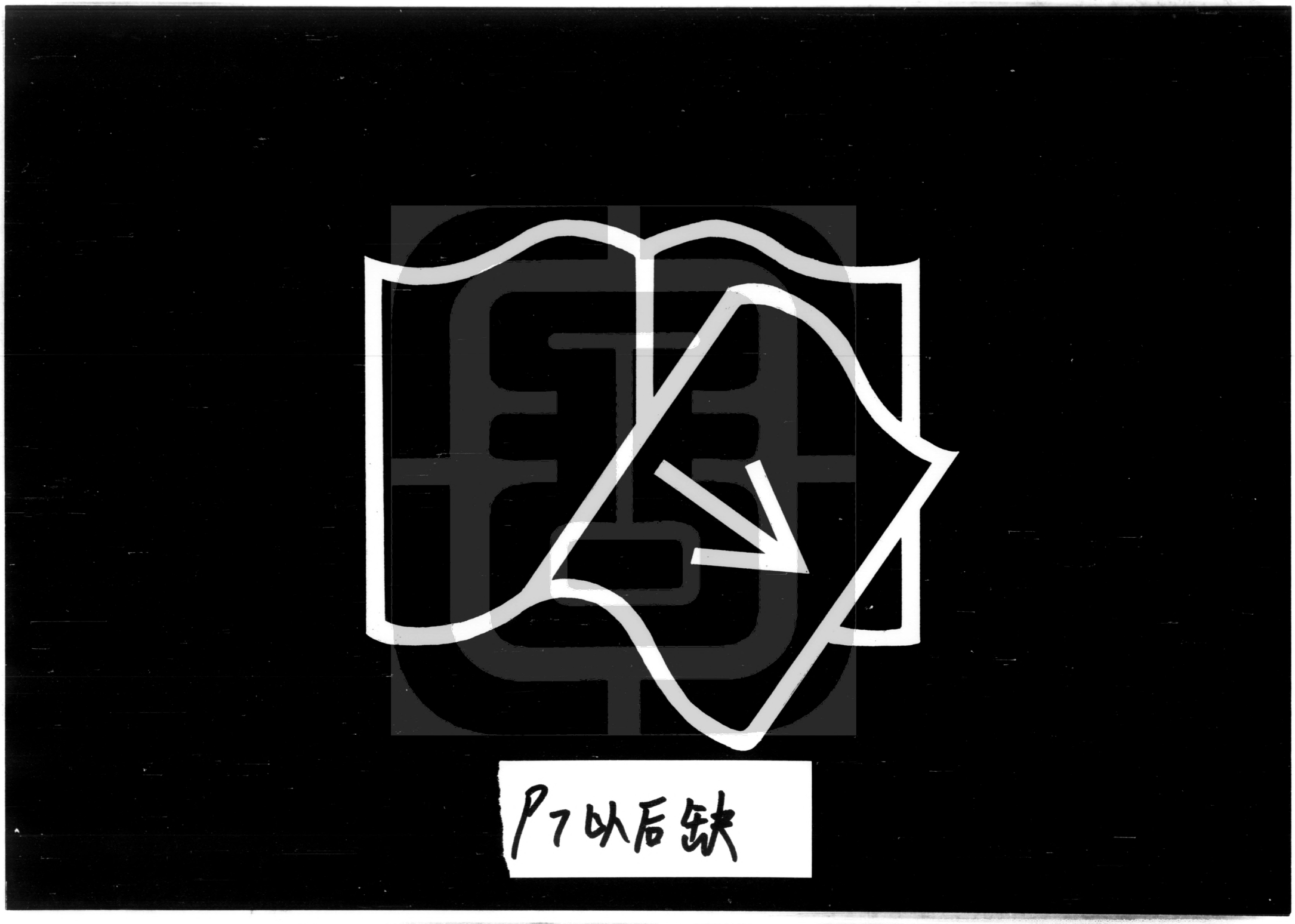
趙威伯

作事上保命

威伯作事上保命舉子良爲保籍丞保命仍將往共定錄省察良久乃作讚上東華曰周玄秀德心志虛清謹按紫刻可刻仙名東華乃更命以七月七日會仙官檢名簿因得爾品目位合中仙韓矣仍作事更奏上仙爲保晨司青君命云如[illegible]仍作簡文曰惟周太玄因業樹茲刻名仙簡爲保晨司

周子良字元龢右一人改名太玄字虛靈以其生周逵家已上紫錄次生劉偉家復書玉編既經歷辛勤今謹依上科報以下仙爲保籍丞羽儀衣服如故法

韓侯作事


P7以后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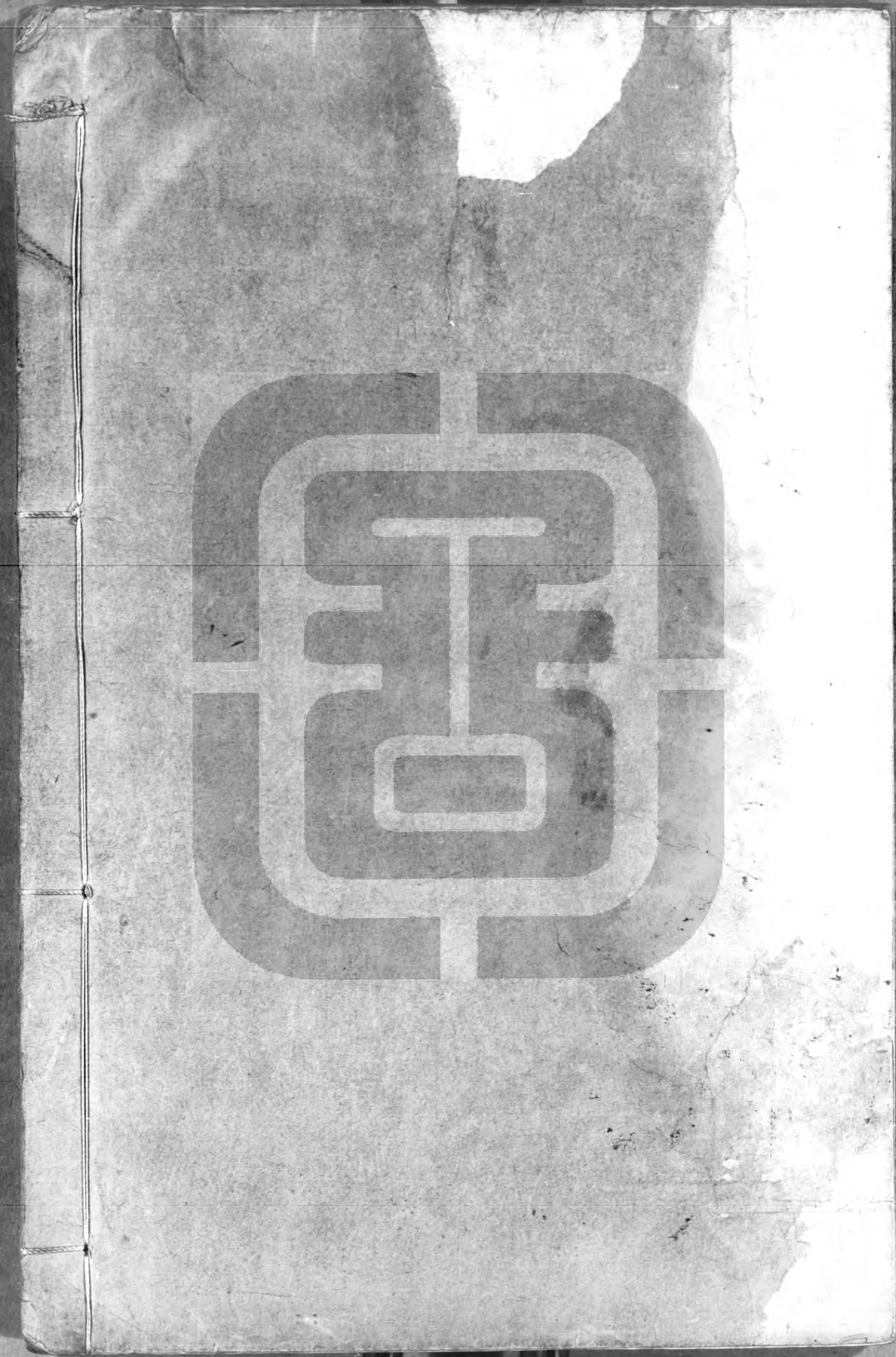
周太玄字虛靈[illegible]

德上合乾綱下應地紀依[illegible]

保晨司年限欲滿請選太玄以補[illegible]

隋

晉王廣見前

召徐則書

則東海剡人陳時隱天台山絕資松水初在縉雲山太極眞人曰汝年出八十[illegible]者師然[illegible]晉王廣鎮[illegible]書召[illegible]人曰吾[illegible]年八十一王[illegible]名我信而有徵遂詔揚州王請授[illegible]法日不便後夕[illegible]體如生顏色無變人送還天台窆葬是時自江都至于[illegible]